

許自霽先生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元史載白雲先生行實

元順帝至元三年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初謙聞仁山金履祥講道蘭江上委已而學焉履祥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鹹頗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謙聞之惕然時履祥年七十而謙年三十有一矣履祥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事求夫中者而用之履祥既歿謙益肆克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為學之功無間斷耳謙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



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素志冲淡以道自樂浙東憲府聞謙名而不察其志辟以為掾避弗就肅政廉訪使劉公庭直舉茂才異等副使趙公宏偉舉遺逸亦皆固辭趙宏偉在南臺命除舍館迎致謙將使衆僚多士有所矜式謙欣然為之起而不久留也謙既東還以目青倦於應接屏迹入華山中學者翕然蠶糧笥書而從居再歲以兄子喪而歸戶屨尤多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謙之教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己為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為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

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惑討論講貫終日無倦攝其粗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直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為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逾千餘人隨其才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閭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耻縉紳先生至於是邦必即其家存問焉謙素多疾先是金履祥病革徒步往省之會大雪中寒濕及奔兄璟喪於廣信病增劇不良於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至是疾復作謂其子元曰伯兄以是月二十三卒我死殆與之同日乎及是日正衣冠而坐戒元以孝於母友於弟元復請所欲言謙

曰吾平日訓爾多矣至此復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謙更肅容端視頃之視微瞑遂卒年六十八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因其自號題其墓曰白雲先生謙字益之所著有讀四書叢說二十卷詩名物鈔八卷讀書傳叢說六卷觀史治忽幾微若干卷皆行於世後謚曰文懿

義烏黃氏潛曰聖賢不作師道久廢逮二程子起而倡聖學以淑諸人朱子又溯流窮源折衷群言而統一由是師道大備文定何公基既得文公朱子之傳於其高第文肅黃公幹而文憲王公柏於文定則師友之文安金公履祥又學於文憲而及

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婺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為朱子之傳適文懿許公由於三先生之鄉克任其承傳之重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於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大至許公而益尊文懿許公之功大矣



許白雲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上

四言古詩

白鳥有序六首

壽松贈陶思齊任通波驛長

松澗

五言古詩

王申伯和此詩不會予意其言甚悲余心少之

又作以終其說

上李照磨四首

酬潘明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贈禽演周梅鼎

觀水

寺中有蔣身卿索詩即席贈

題曹提領相靈廟聞樂見燈詩卷

遺興十首

送蕭仲堅隨伯兄赴江陰三首

次韻

次韻木水

次韻景文杭州見寄四首

贈金月華

贈江行父四首

送高經歷八首

孔衍聖幼年能書大字以女妻之

趙天樂見示所著詩歌因賦短句奉贈

遊山二首有序

贈穎川趙璉十六首有序

卷之一下

送李榮甫知事遷淮西三首

送姜君澤赴浦江縣教

牧牛圖

孔濤巨源携八世祖中丞擊蛇槐笏求詩

酬石林門判六首

送何雲嘯

石門洞

思遠樓

華蓋山

中川龍翔興慶寺

暮過東津館

遊鍾山至八公德水

酬胡古愚三首

題蔣廟

舟中雜興五首

釣臺詩有序

送胡秋白衢州學正

送敬叅政

山中次韻酬馬生

採藥

贈相士蔣竹山

城東南有虎群行有司命獵者捕其二以獻三首

種松

對竹

寄友人

用潘明之韻贈陶思齊

又用韻遣興

遊里城棲霞寺衆將遷書塾

蔣聲父和前韻後衆不果遷再用韻

酬吳正傳

五言律詩

暮春郊外

遊山先生挽詩

遊智者寺

贈閑雲屋

戲題智者法師所浴瓶

次韻潘明之見勉之作

蕭兄臨行索詩即席賦贈

次韻丘呂道三首

金先生挽辭二首

鄭大人挽辭

己酉余年四十

花溪道中

浦川方仲觀入城從學繼入公門今歸侍親求
詩

秋夜

過太湖

偕連城南晚望二首

七言古詩

次韻鄭性之遊多寶寺

題延月樓

酬潘明之

聞潘明之來錢塘因何先生行聊用寄懷

丁未

題金月華藥物火候二圖

贈滕玄一

再贈江行父有序

酬趙玉相併寄意方存雅

遊龍回寺碧雲堂有何無適草書

次韻方存雅登八詠樓感舊

立秋日寄趙璉

題趙氏復墳詩卷

送方存雅遊永嘉

送諸暨俞州判

馮公嶺

題姑蘇臺

雨花臺

春城晚步分我字

友人招飲榴花下

七言律詩

送焦達夫

贈王斗山

謝趙肅甫遺著

次韻潘明之易巾

三月十五夜登迎華觀

青田大鶴洞

放棹行

自飛霞觀登積穀山

自江心回復遊西山

西山萬象亭

故宮

九月十七日登清涼寺翠微亭故址

春夜次韻二首

送余之問赴烏臺

次韻子昭

次韻王中齊登拱翠樓詩

秋暮有懷

次韻王景元春暮

寄許克勤

七言絕句

即席用蘇世賢韻送郭子昭

社日

哭空谷師

次韻潘明之秋思

舟中贈璉

過西湖

夜過黃泥渡

卷之二

賦

擬古戰場賦

序

贈李仲謙序

送胡古愚序

送郭子昭序

送林中川序

送尉彥明赴開化教諭序

送許克勤赴新昌教序

送遂公平赴武義教序

記

故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朱公壙

記

行狀

總管黑軍石抹公行狀

治書侍御史趙公行述

卷之三

啓

答潘明之啓

上憲使劉約齋啓

回潘縣尉啓

賀趙松澗除行臺治書啓

賀蕭北野萬戶破賊啓有序

文

復張子長文

代副使趙公祭札忽得平章

代副使趙公祭王仁卿中丞

祭朱治中文

書

上宋經歷書

上李照磨書

答胡正傳書

上劉約齋書

回南臺都事趙鵬南免點書傳書

與趙伯器書

代人上書補儒吏

卷之四

論

學校論

朋黨論

雍姬論

夾谷可與字說

姚原魯字說

雜著

跋潘明之所藏吾丘衍書

跋陳君采藏東坡遺蹟

跋妙沙經

跋趙閑閑註心經

書菴贊

北野兀者贊

李齊賢真贊

題趙仲明神

趙昌甫詩卷

荅或人問

七政疑

八華講義

題節婦朱氏詩卷

詞

次韵潘明之祝英臺

蝶戀花

箴

學箴

許白雲先生文集目錄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之一上

四言古詩

白鳥 甲辰六月十一日

僕屏居陋巷一旦棟椽讀鴟鴞二章而有感因賦白鳥以自况

有白斯鳥生于林皋稜：骨格鬻：羽毛母兮天方匪
鸛伊鴟含哺忘恃哀鳴磬：

磬：哀鳴遷于壤木豈無好逖敦彼獨宿渴飲而泉飢
啄而粟聊樂我員亦曷云足

飄風自南霖雨既淫嶙斷山拔龍興海吟墮卵覆巢林
莫我深翅翕罔舉口禁若瘖

熒：明星上麗于漢泛；行舟亦達于岸維此好鳥所
止泮渙控地決飛鷓鷯斥鷃

鴻雁在渚鶴鷁在原物以群分維性是便尔鳴雖：尔
懷急難無昏遠矣今亶其然

朝陽爰飛夕月唳止嗟彼無雀厥志焉擬何天之衢側
目萬里扶搖一冲時之俟矣

鬱松贈陶思齊任通波驛長

鬱：喬松在彼中林斷之礪之以榱以楹我材既良胡
寧靡成日居月諸亦迭而逝謀猶孔臧庶拔斯萃奮然
于懷耿：寤寐泛彼栢舟集于西汜征夫遑：予取予
求爾言毋暴我心則休遙：道途跬步斯舉悠：天衢

始振其羽聿其問津雲漢之渚

松澗頌 趙治書自號

挺：長松色正氣雄風雨霜露無能動容直幹摩空雲
中之龍吟：幽澗泉流石粲甘則可掬寒不可玩孰云
在山為江為漢維松之貞倚澗之清維德維用相頌以
成君子似之克彰屢名豈維棟梁苓珀千歲豈維澄源
潤物平施盡其大全始出乎類秉心塞淵有緝其光本
源之盛枝派乃長子孫繩：既壽且昌

五言古詩

王申伯和此詩不會予意其言甚悲余心少之又

作以終其說

壽夭齊彭殤逍遙等鵬鷃心室理未融役：空曠眩得
志鄙穰題窮簷樂原憲道在體自胖奚必萬間羨天地
一穹廬何適非所便廓然居安宅怡然觀物幻老聃亦
達人以身為大患誰謂杜陵翁乃有茅屋嘆

上李照磨四首

道原出於天合變無終窮群經載道器言異理則同民
生有物則所要求厥中先幾在知止實踐乃聖功心廣
體自胖萬象皆春融寧為四寸學坐想成玄空
濂溪振遺響伊洛探玄旨龜山載道南江漢隔萬里乾
淳號鄒魯三子森鼎峙皇圖啟昌運寰海共文軌得人
道乃弘今古無不尔殊途固同歸遐邇均一視

中原清淑氣世代生偉人伯陽孔子師千載今雲孫窮
經入闡奧探道提綱綸襟懷洒秋月論議開愚昏大材
古難用暫屈寧久伸要當推所學利澤均斯民
東南互鄉子古道昔所慕悠：三十年所向皆謬誤私
淑得碩師引發使自趨鞭繩屢提挈遠道迷蹇步緬懷
天下士一覩快披霧樞衣登公堂隅坐視朝暮

酬潘明之

鴻鵠凌青霄燕雀巢白屋凌霄志寥廓巢屋亦云足故
人眇天涯歲月如轉燭昔為交手歡今成斷腸曲蒿華
日以高江漢日以卑道異謀不同何日傷別離書成情
未盡路遠夢更迷相思溪水頭猶如送君時

贈禽演周梅鼎

星翁術多岐禽學出最晚舊云南陽公格物明萬變天
經環陬維隱見易昏旦大化運甄陶衆彙歸冶鍛人生
圓然中安能外長筭周生儒家流心學理已貫羅縷角
與根捷若緒抽繭謂我四十年始晦終且顯我生逢百
憂子語堪一莞聖賢不言命言命固已淺富貴安可求
有義當自勉子今方壯年所志在高遠挾此任所之侯
門有青眼

觀水

江源可濫觴萬里會流派海鉅莫能量有容德乃大
寺中有蔣身卿索詩即席贈

豫章吟悲風古刹響哀梵空谷戩劫塵涅槃成一浣平
生友于情一夕嗟夢幻升堂哭遺像退坐起長嘆誰燬
身卿翁儒雅閭里冠屢出文字語聊復解悲悅對床聽
風雨出咄夜達旦月落鷄三號誰歌白石爛

題曹提領湘靈廟聞樂見燈詩卷

重華陟遐方馬斃車折軸娥英失所天往殉行且哭聲
擬衡山雲泪染湘江竹夫君不可見異穴嘆同穀廟食
三千年境土惠徼福事久竟忘哀幻化驚耳目音響鈞
天和光景清夜燭曹公駭聞見三月食忘肉簫韶久已
絕豈假湘靈續誰能寫新聲如彼消在濮尚憶開元君
能傳羽衣曲

遣興十首

光景何匆：志意空曼：百年能幾滿歲月倏將半起
坐夜嚮晨何由夢公旦中流樹砥石湍激從汗漫未迴
南楚轅徒起北門嘆

秋日常苦短秋夜不可闌葉鳴迅風晚虫怨零露寒月
白天烟：振衣起盤桓山川出浮滓翳彼明不完幽興
中道絕百感來無端何當誅豐隆致身無羽翰清光亦
何私不照方寸丹

少年學老農旦暮言耘耔種深本難拔糞土生易滋良
苗勿擾長惡草煩芟夷天時且豐歉人事更扶持功備
待日至厚歛非所期豈必務廣得地力窮磁基惜哉無

負郭稼穡寧不知

猗：澧有蘭馥：沅有芷獵：石上蒲泛：水中芰鮮
鮮三徑菊旋：百畝蕙采掇集衆芳繁爛成雜佩佩服
何所從將以待君子

東家有處子二十不踰閼婉婉聽姆言將欲備四德錦
機織迴文字古人莫識蘭麝熏衣裳閨闈謹容飾良人
仰終身寧不愜所適膏沐豈為人自脩女子職

蓬生衆麻中不扶能自直寒窓效蠅鑽孤陋寡聞識古
來貴尚友萬善在熏炙古人不可見今人豈易得千載
遙相思空使我心惻相思令人瘦相思令人老人瘦尚
可肥老大徒自悲

淵明千載人聲：瑚璉器世醉不可醒杯杓聊辛歲高
風起廉隅終古誰足歧聖人道中庸用舍由禮義甘心
事麴蘖沈湎祇自穢樂生亦知言名教有樂地
拾金復擲金爭如鉏不顧子魚惡能廉強制情已露向
非迫畏友畫攫亦何懼平生有心事狼藉見遲莫經德
安可回所履在平素

春風榮衆芳秋露悴百艸羲和策日月疾急兩飛鳥枯
桑號天風俛仰波浩渺氣流物隨化金石不自保人生
寄蜉蝣時邁胡不老天地有終窮微眇何足道
乾坤魚停運清氣日夜生人居覆載間所息能不萌握
機養天和持守如捧盈得喪固有命寵辱何足驚一身

磐石重萬鍾浮雲輕丈夫有志願誰謂吾無成

送蕭仲堅隨伯兄赴江陰

朔風集飛霰歲月倏云已芸、萬物機亦各復根柢胡
為北征雁一舉成千里澄川稻梁肥雲水渺難涖靜集
鳴相和允為得所止

紫陽有遺書秘啓天地根描摸失真趣議論徒紘：仁
翁繼的緒夢奠嗟不存臯比叔至道與子昔屢聞要在
足日到言語何足云

交際須得人市道亦何益張陳古英士豈不重金石一
為利所移德怨易旦夕輔仁可無友獨學終固僻唯應
鮑叔賢俛仰嘆陳迹

次韻

丙午

朔風漠沙白瘴日越荔丹出門萬里道爭似二頃田拜
塵素所薄知命復何言鄙夫競聲利石火寒無烟清風
桐江水捷徑終南山丈夫時用舍所貴無此顏得喪固
一瞬芳臭俱百年坦途有覆轍窮歿誰復憐乾坤渺無
際我身蠱其間浩氣貫元化漸著豈不閑見可乃合道
行險祇自殘平生作霖志詎肯懷土安風雲有嘉會時
至庸何難君看激海鵬振羽青霄端

次韻木冰

充旬九載水商如七年晴灾祥氣所致治世何重輕方
春時始和嘉樹條垂冰霰飛集杞柳雨溜凝松楸脩銀

奮龍爪圓玉割蛟睛恠招越犬吠寒起巴猿憎交簿聚
精瑩眯目一色盈虛牝激爽籟木杪琳琅聲上天命靡
謏怨咨非由人餘寒自凝沍生意中敷榮殷雷發丙夜
群蟄蠢不伸渾淪幹大化竅妙未易明允矣理昭：誰
與視昏：元：維無息乃見天地心運行絜適迂變見
成稜氛勾芒職木正歷日甫及旬聖人體天道尚德不
尚刑木冰紀麟筆竹帛垂魯庭王正今再書徵古聊慰
心咎夔集天衢乘令如雷霆仁風動六合趨走星火奔
支離可攘臂暖日脂車輪東郊滿芳艸載驅適我情胸
中勿芥蒂官府如冰清

次韻景文杭州見寄

窮通豈人為有命在彼蒼索居際良會晴日消寒霜內
求德乃備粹玉先光芒古友安可尚千載空相望
茂陵智哲翁多欲不自知少君與五利荒誕夫何疑大
業可立成篤信猶兕癡屢失求愈切至今令人嗤神方
苟可得我輩何憚為

我生逢不辰知學况遲暮猥器抱謏聞達者肯一顧榆
陰得先覺知我乃有素冠佩衮翱翔鞭策多警悟孤山
友寒梅清質不受汙遺我長相思誠以夙夜故久交竟
不忘相勗言愈苦自憐春絮狂風雨漬泥土

自卑志易荒勇鼓氣乃倍富貴倘固有鼎味終染指蓋
棺事方定禍福可預計譬彼陰陽流屈伸理相繼豈不
為身謀風波有危事安能鑿三窟說道收薛責

贈金月華

歲丁亢偏陽祆魃肆大厲不雨更八旬赤地且千里卧
龍樂寒淵雷電駮不起泉枯土山焦地墳名木死顧此
咫尺苗秀實何所恃豈惟生怨咨溝壑有老稚月華探
道窟陽雨能力致從人預為期膏澤應時至人心與禾
稼蘇息兆生意胡為天瓢慳長風捲晴霽願君再作霖
歲事斯可濟

贈江行父

有朋遠方來傾蓋語已契紛々燕雀間聽此孤鶴唳中
扃湛淵水窺測渺無際接人氣雖和自律言頗厲為言

君子交相與期晚歲珠玉生光輝顧我形頗穢
康莊多風塵窮巷絕車轍慷慨感前脩探索心屢竭干
將鼓洪鑪不化允冶鐵泰山萬仞高企足藉丘垤意長
時苦短回首暮光滅
海為百川歸流派各有源清濁豈不異皆可觀其瀾威
儀動三千意象非一端要知霄壤隔乃在毫厘間畢公
勤小物垂訓古不刊
子抱經濟具我有丘壑情半生猶滯：兩鬢俄星：林
間十畝地坐咲觀枯榮白雲與流水無心誰能爭君看
歧路多執轡慎勿輕奮策當坦途毋使侵榛荆

送高經歷

清風振千古警省懦與頑瑩：在石器盍置廊廟間江
南山水窟適意聊盤桓故園松柏思轅駕孰可攀鳳池
有所待驥足邠得閑

世南行秘書孝先五經笥上下千載間網羅無遺事高
談驚座客揮塵發精義困泉浩晝夜混：達源委鯁生
時樞衣一見心已醉

芙蓉泛綠水優游東海頻天風一披拂七郡涵餘芬行
人思驄馬辟易清路塵魑魅凜秋霜民物熙陽春甘棠
有佳蔭雙檜長輪囷

膺門賢可登融座客常滿文章有小技揚善弃所短何
地不生財文木雜櫟散免為爨下薪匠石曾一莞匪謂

成棟梁時人已青眼

少年苦跋涉中歲頗悅道秋霜苗未實播根恨不早
乾坤渺無際至理日探討蒙頭媿種、羲娥復佻巧誰能
分刀圭使我長不老

昔年黃叔度量若千頃波一時英俊人那敢輕牛醫終
南多隱士捷徑肆罔欺承禎亦高識至今人所嗤君子
病無能何患不已知

簡珠混泥沙賢否未易別緬懷貞白姿飾外祇自潔蹄
涔生寸波一勺固已竭燕石擅美名和璧正遼絕每聆
許與辭媿汗幾耳熱

綱紀需碩材曹掾非冗食胡為鄉校選乃及山林迹繩
營非所顧蝟縮已成癖南州徐孺子不愛公府辟亦感
際會息終身以為德

孔衍聖幼年能書大字以女妻之

玉樹生階庭英材挺天秀九齡書大字學業日已富東
床有妙選嘉耦聖人胃沫洒後困源力積乃能究勉哉
南宮容白日不可又

趙天樂見示所著詩歌因賦短句奉贈

神人栖三山噓吸備六器表裏冰雪清欬唾珠玉瑞先
生天下士逸氣欲蓋世糠粃玄端衣珍重紫霞帔手扶
雲漢章道啟天地秘喬期眇何許心遠神與會脫畧塵
俗語寧識烟火味大篇富而溫短什清且麗瞥見眼為

明三復心已醉大道貴玄默名教資論議損之至無為
立言無乃累緬懷赤松遊泉石形夢寐窮巷守環堵扣
戶時問字直欲外形軀烟嵐挹空翠至寶勿發揚固塞
歸一致胡為尚歎：彝典敢無畏

遊山二首

九月十八日訪踈寮于盤溪偕趙肅夫及其子
璉何仲英先行遊山策蹇馬追及拜北山遺像
夜晏座中楊舜舉善滑稽與遊山應酬不倦夜
半羅蘭似辭歸

霜風搖踈林木葉翳荒徑烟開山色明日出天宇淨行
同二三友緩步入幽竇亦有童冠從彷彿春服盛後期
策駕駘蹇足心還淨峰回路幾折脫屣逢石磴主人雅
敬客一嘯出相迎門庭對虛廓約畧塵澄瑩緬懷百年
人嘉遜樂天命盤溪異莘野玉帛謝三聘升堂拜遺像
生氣凜可敬睥睨神欲交鑽仰心不競猶餘滿案書鉛
槧精考訂昌哉賢子孫對客且涵泳須臾肆華筵列坐
以齒定肴核豐豆籩魚肉富盤飴勸酬逾十觴壘滿餅
肯罄劇談屢絕倒隱語若響應醉客騎馬閑夜久奎已
正鋪床對窓月樹近影交映見聞絕囂塵夢境亦清興
曉起還看雲此樂殊未竟

穎川趙璉從予遊逾二載復同夜坐草亭考索

理義始至大辛亥十月癸未至皇慶壬子五月

癸丑而止講論之餘時相與步武庭中倚樹凝
立仰觀俯察莫匪佳趣間以所見輯成韻語得
十餘篇於璉之行書以贈之

明星懸樹端白月在戶外坐覺群響空默與萬象對化
流滿寥廓境寂得清粹涼風颯然來動物各有態人涵
天地心以意有誰會

鵠雁西南翔清叫哀夜月長風吹羽翰日短影孤滅美
人渺天涯恩書中道絕欲成新合歡豈願長契濶有力
日可追有志山可移所思勿棄置亦有相逢時

北風吹庭樹顏色日慘烈豈必驗枝條根株意寧絕繁
然作春榮所養在消歇苟非終夜存膏盡火隨滅

風霜門外多爐炭室中暖欣以清夜永任彼寒日短浮

塵自幢：五色紛過眼靜極樂則生窮陰見剛反

雨來鳴四簷擊柝聲忽五捲書成燕坐繼燭且晤語誰
能理枕衾聊復議今古彼哉心不存清響乃愁緒

寒梅五樹花粲：仙子魂昆吾切玉刃鏤刻無纖痕潔
脩最可敬况復揚清芬窮陰塞宇宙微陽抱孤根群林
正僵立生氣獨若神後塵殿兒女未紫何紛紜勁草居
疾風下偃非可倫人能我則效尋丈徒云：

浚深及寒泉圓甃涵老瓦泓然出清冷脩綆木巽下未
能極甘列卯亦濟九夏漑泥窮根源引汲復誰捨

角尾備龍形奎參陳虎迹玄龜東矯首赤鳥南奮翼垣

墻限異居列守各有職昏晦明冬夜蒸烈乃夏日紛張
若無序四面皆拱極錯綜固萬殊至理本歸一
朔風厲中霄洒牖聲瑟瑟推簾有奇觀上下銀一色秉
燭處虛簷呈巧猶六出春回日未多到地亦瑞物鏤玉
不受塵貞質天下白願言潔其身視此以為雪
營：晝夜遄膏火繼不足研磨皆苟：厭此春漏促發
端未終竟落日亦已速更宜坐須臾無負數寸燭
晨鷄催我眠春鳥呼我起無端促更籌酣寢非所喜古
道迷荆榛本來直如矢剪除須臾累工寧可旦夕俟百艸
生階庭蕪穢苦不治紛拏亂人思日夕事薶薶或云勿
剪除交翠總生意物具理即存觀者安能泥苟能探中

和所在達源委

好鳥鳴春林出入百如意人能脫卑汙卓尔忘物累盤
錯雖紛綸百慮歸一致萬變攻我心所秉元有義
霄漏四十餘疾急不可駐役夫昧昏夜戍柝迷夙莫商
頌歌悠揚未足發歸趣竹徑流疎螢蕉葉瀉清露
遠雞鳴蠅聲無乃誤
雲行竟太虛澍雨溉下土豈惟福與梁餘潤及草莽一
物失沾濡厥施猶未溥大鈞陶萬彙寧復問爾汝用之
盡吾仁先後宜有序

美材非不多龍斲有所待尔生能清淑如白可受采靈
明螢照夜汙滓波翻海精探復力脩歲月德可改罔念

固作狂勉：敬與急

朋從固有道聚散亦有期不遠千里來荏苒踰再暮豈
惟窮訓誥亦復語顯微爰子量可容愧我無所施大遠
雖九達捷徑嫌多岐剛明履中正君子貴自持我亦觀
尔成豈悲言別離尚須勤寄書慰我旦暮思

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之一 上終

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之一 下

送李榮甫知事遷淮西

長松生岡陵質與凡木異春和猶凜然况處風霜地塵
埃飛六月豈足為我穢一雨洗蒼：凌空氣尤厲
我：惠文冠所任在鷹擊立仗或不鳴首尾較得失民
風已澆漓得情良可惻尚須一分寬但勿踰限闕
淮水出桐栢浙江發東陽期會至滄海千里遙相望源
澄撓不濁水得固可量願將以清冷溥施彼一方

送姜君澤赴浦江縣教

儒生鮮明經地芥拾青藜今古不同途進取頗殊軌尚
餘庠序師亦藉文學士彬：渭川人自試聊復尔時猶

困積薪世乃收苦李浦陽隔山雲相望踰百里首蓿富
朝盤芹藻動秋水振鐸陽教聲矜佩若歸市買骨天馬
來寧假終日俟倘遇玄英翁問訊今何似

牧牛圖

木葉紅欲落野草青未枯健犢喜跳浪脫桔行江隅牧
人善防閑為擇收與葛毋牛徐掉尾煦嫗鳴相呼阿童
得所托靜中樂葉昏豈惟置簑笠乾坤一蘧篲苟能物
付物拱默堪如愚

孔濤巨源携八世祖中丞擊蛇槐笏求詩

茫：宇宙間一氣陶庶彙流行有天常偏駁乃為沴惟
人萬物靈順正補其弊所以致中和能使天地位中州

際明時和氣興善治偏成或湮鬱逃彼西北裔神人糅
雜居詛盟成蠱媚恠虺據琳宮奔走傳說異潔牲祀朝
夕收守率群吏孔公聖人胄天質抱剛毅直養氣已克
平素有集義憐彼鰥人愚惡此醜物屬抽笏奮而前一
擊首隨碎壯心發陽剛排斥陰險類諒茲咫尺簡寧比
劔戟利敬存勝百邪妖孽何所避遂能格君心謇：居
諫議君家愛甘棠什襲傳八世豈惟子孫珍觀者咸起
畏勿徒寶以傳肖德惟尚志

酬石抹州判

熊耳在長源達河入于海滔：窮晝夜浩：潤千載游
渾泥不行感嘆歲月改洒然見清冷流派知有在

舉目泰華高足疲苦難到剛毅久不渝白及斯可蹈君
能握要機一蹴已深造振衣千仞高何適非咲傲
核中自懷仁日夕長根幹扶疎茂枝條本一末盈萬一
葉異顏色元氣已不貫是中毫厘差遽尔生死判簣虜
不成山敬勉何敢玩

大道固如矢多岐亦生疑登天雖無階累土當有基得
才為我才所貴不自欺茫：萬里途脫轡空驚馳
黔黎多昏蚩無情尚竒詭片言未易直前角後或特紛
拏雖百端折衷固有理彼有虞芮田荒蕪白雲裏
平生鑄干將未得歐冶訣春臘形粗成一割刃已缺安
得百煉剛發矧光電徹就君乞刀圭為我點凡鐵

送何雲巖

采：泮水芹握手同遊遨重來二十年相對嗟二毛丈
夫當自強豈肯理蓬蒿子今誠壯遊快楫乘飛濤神州
集英俊諒亦容吾曹良璞宜待費日夕慎所操 是
耿：自晦不可韜飲子白玉卮在手持蟹螯天風吹黃
鶴佇聽鳴九臯

石門洞

清溪護連山雙壁鎖幽洞初登憂徑險小入喜境空木
落揉攬驚叢卑禽鳥弄嶝行幾盤折彷彿天籟動蒼崖
倚空碧仰睇石流洞分張山露輕翕聚魯縞重變化態
萬千敞地風雷闐粵從混沌鑿天造景已貢仙靈擅虛

寂緘閱未忍送賢哉康樂翁為洗塵俗夢胡為百年後
樂與老者共我未屬久晴泉瀉溢如凍巒氣噴林薄暈
目作寒露舟子招我行風疾纜欲縱後期當何如坐對
玉蟾蜍

思遠樓

玄樓矗城端簷影墮水涯憑闌對堤草鳴槽飛浪花舊
聞會昌湖一望十里賒藩籬孰定地相入如犬牙河間
尋丈波僅可通行艤芙蓉已銷落寒水浮枯葭佳景不
及遠興思重咨嗟夫人各有思所異正與邪潮汐蕩瀉
薄鄭衛生滛哇君子善發慮身通心則遐徘徊興未已
古木啼昏鴉

華蓋山

群山如斗形華蓋氣獨壯奮身地勢高目極天宇曠周
回萬象澄一：來獻狀中江漾孤嶼瀕海橫疊嶂樓臺
市中居棋列相背向烈風攪蒼林落日鳴白浪蜃氣薄
浮雲溟濛杳東望長濠浸寒水短楫起漁唱同遊豈特
達竟尔忘得喪山下出蒙泉夷坐待清漲一掬襟懷空
自謂羲皇上

中川龍翔興慶寺

孤嶼浮中川晝夜汨朝夕何年地維裂中斷洲渚失兩
峰峙東西蔽影互朝夕浮屠據稜層梵宇絢金碧飛龍
迫風雷曾以一憇息昔時柱桓居今作大士室了師擇

靈地為假蛟鼉窟聚沙合舊港連亘如片石山扉夜無
關神物便入出亂流携故老一訪陳迹軒亭倚葭菼
濤浪倚几席豫章號淒風篠蕩翳寒日憑高慨今古天
海相蕩激景在人易非悠：意何極

暮過東津館

薄暮下東津難急舟劇箭漁燈互明滅隴月時隱見清
颺從東來涼氣襲我面目送兩山青天長淨如練

遊鍾山至八功德水

悠々鍾山雲朝夕碍我目褰衣試一徃行與雲相逐駘
馬出東門十里至山麓幽人昔已亡誰能繼芳躅猿鶴
乘古林鼙鼙嘯深木彼哉西方人胡為擅斯谷豈云事

幽棲政爾眩華屋泓泉抱何德濁熱供一沃巖回屐欲
倦小憩倚脩竹涼颺自披襟佳興亦足云

酬胡古愚

扁舟下吳會來看鍾山雲文名久藉：千里期遇君笑
談屢欵暱所見副所聞襟懷秋水淨氣宇春日溫試看
一鶚舉肯與凡鳥群瀛洲豈為遠薄言采其芹

乾坤自闔闢文章乃經緯郁：稱宗周趨下日以弊風
氣有淳漓恒性固無異盡心全此天言語亦餘事脩辭
擬盤詰微理猶恐泥美君嗜古學擣筆發清麗源浚流
且長唐虞力能致

秋風迫歸燕宵露泫衰草我留清溪曲君望雙溪道會

合已恨遲暎離奚遽早論心議千古何時一傾倒為我
謝白雲猿鶴故應好

題蔣廟

乾坤孕群象形鉅氣乃異蒼龍蟠艮維雲雨為物利因
神姓以山依馮兩相濟豈惟托幽靈固亦秉忠義死分
在一時廟食終百世英風久逾彰邦邑共徵惠豐碑樹
松陰圓蘚護新翠已逼吹帽節來此宜小憩山光倚空
碧耿與秋色對黃花雖未多聊復成一醉

舟中雜興

舟：江上蘆離：路傍草霜露侵衣裳何用涉遠道鴻
雁方有序孤飛在林表豈不顧其群長風翮難矯

琥珀能拾芥頑鐵亦戀磁人生志氣合寧獨不似茲道
義固可久世情終易移感應理有常君看雲雨施寸心
諒匪石懼彼不我知

亭：嶺上雲玄鶴相與飛俛啄戀故巢不得從雲歸秋
風颺黃葉飄颻各何之蠶糧事遠遊在昔聞斷机栖鳥
辭茂林徘徊更依遠悠：兩江水共此明月輝

崑崙萬仞高我欲遊其巔有道固坦蕩茅塞誰使然駕
車審中路力策宜可前子今行幾何進退日月旋上可
顧八表手援咫尺天實理乃真見彷彿像誠虛言

嵐烟紫崔嵬波光滉濛星宿懸虛蓬雲雨暗逸槩震
澤高氣深雄風駕濤浪白鷗與蒼雁來往同簸蕩吳朝

海門濶飛雪噴秋響重：越山迎汨：溪流上舟行歷
旬日佳景閱萬狀孤征抱結思所感動悽愴安得同心
人詠歌共清賞

釣臺詩并序

子陵先生抱超世絕俗之姿糠粃世事視萬乘
如一介富貴尚安能淫之乎侯司徒乃欲日暮
自屈語言誠癡語也雖與之素舊豈足窺其際
哉知先生者光武一人耳三聘而起論道故舊
言不及政自擬巢父以明素心光武固快：不
能終屈先生則遂其志矣世之論者謂先生以
風節自高而厲當世愚未嘗不以為過也若是

則有為而為之耳夫天之賦於人者有分自聖
人能全其天下是則以其得數之多寡而成性
雖學問漸磨去泰甚猶不能反於全先生得天
之清淳澹泊而成性者也鱗潛深淵鳳鳴高岡
安其所遇紛：游塵誠不足以挽之不然則光
武賢君也少與共學以光武知先生之明先生
豈不知光武之可與有為乎以賢人之招而不
屈可與有為而不為是矯世立名者豈先生之
心哉在庭俊乂各司其局可以守成際時清明
足遂高蹈羊裘耕釣樂我天真奚必以汨：以
易所性所以縱言不屈率意放禮正欲示不臣

之意也至於廉劭漢末興起節義固其高風有以動之此則仁人利益後世自然之效非先生素期其如此也某嘗七過釣臺之下而不獲登皇慶二年十月六日歸自金陵始獲瞻先生之像於堂因追論先生之志而系以詩

盜奔絕炎運虐焰煽方熾英雄各懷忠韜匿有所遲真人一呼間風雲浩無際浮埃掃妖孽盤石奠神器先生拔無欲耕釣聊避地俯首干佞岡一莞群士戲故人正九五樂與共天位棟梁及斫楠堂構亦粗備龍遊白雲鄉羨豢寧受繫事君當盡禮豈不熟茲義胡為夜牀足加腹罔敬忌羊裘有何樂若是志乃遂高節全一時善

利自百世桐江渺舊遊山水貯清氣升堂挹餘風塵心等蟬蛻

送胡秋白衢州學正

東陽有佳士簪盍鍾山下變文攜風雲論事共樽罍為言諸孫行二妙皆作者有懷不可見情若江流瀉今此逢少君秋月澄霽野儒術久不振屏棄如土苴泮林雖儲材搢棘亂梧櫝固當詎設行扶植歸大雅大末古名邦生才今豈寡善性水同趨範模待良冶

送敬叅政

大行亘中州上有千丈松稜：歲寒節豈惟動春風力可回萬牛材大古所庸為國作柱石玩：扶棟隆

秋霜凜清寒忽化作霖雨悠々朝嶺間草木得其所上
天仁萬物寧獨覆西土旦夕均四方雲行施此普
環堵陳簞瓢頗亦礪清節皇々駟馬車時委窮巷轍勁
渠義方教誤立門外雪一旦冀北空報德惟自潔
旂旄樹朔風祖道車百兩衆賓對膺舟帆舉纜已放今
宵使星出耿々魁柄上鵬翼若垂雲楚天眇四望

山中次韻酬馬生

學道如登途進々不可止轍迹每多岐驅策宜審是古
來為已學不怨人不以理義丈夫心聲利兒女喜賦質
雖人殊秉彝固天啟發蒙自得師乃可聞義從時々受
提命旦々易聽視不見雄鷄冠亦有犁牛子所以先覺

言取友尚論世老魚怯龍門終在萬壑底平生若臨川
無楫莫知濟 謬悠身俯仰祇自愧馬生勲業曾所
稟當有異青春且努力白日不足恃要須積厚風堪負
大鵬翅我來為山色涉澗漱屐齒歸休旬日間頗奪塵
俗氣胡為浪驚喜松下擁車騎此中無捷徑寧以是心
至學士希聖賢如晦後晴霽顧子方望洋渺焉莫窺際
擿植難索途因親宜慎始

採藥

亭々北山松宿靄蔭深碧蒼根走虬龍巨幹蟠鐵石平
生棟梁具不受霜雪厄兔絲得所附裊々掛千尺流脂
入九地千歲化琥珀我欲掇其英俯仰費搜擿紅鑪轉

丹砂石髓變金液，但恐茫昧間圖驥，不可索意長時苦。
促雙鬢，日夜白，刀圭或可試習。在兩腋，蓬萊三萬里。
詎謂弱水隔他時，來山中，故老應不識。

贈相士蔣竹山

我昔河內家，舊有知人名，遺書滿天下，誰能得其精。
蔣叟從何來，自托老門生，知我三十年，少晦今當明。
燕頤侯萬里，鳶肩列蓬瀛，世無貧賤人，安別貴與榮。
戎分已無聞，子言良可驚，何以贈子歸，妙論不在形。

城東南有虎群行，有司命獵者捕其二，以獻。

陰風曠晴空，群虎不畏逐，豈惟牛與羊，亦有山婦哭。
昨日當道行，今作机上肉，群兇未盡去，何以慰荼毒。

長林肉醉後，怒目方負嵎，何人奮強弩，一矢糜其軀。
奮聞裴將軍，日斃三十餘，何如弘農郡，負子不待驅。
市人何喧嘩，縛虎入門園，前驅挾弓矢，炳蔚尚光彩。
操刀競屠割，童稚亦稱快，平生百步威，狼藉今何在。
世事無不然，聞者足以戒。

種松

青松如秧針，植在山之蹊，豈惟娛心目，歲寒以為期。
未飽雨露恩，那識棟梁姿，蓬蒿塞三徑，埋沒誰復知。
秋風隨百草，秀色不少衰，雖然咫尺根，已見佳種奇。
君看三十年，腰大數十圍，雪霜挺堅操，雲漢擎高枝。
時有白鶴來，凡鳥那堪棲，兔絲與凌霄，冉冉相附依。
青松本貞固。

不逐衆物移大器固晚成何用嫌莫遲願言堅汝節
勉待歲時

對竹

主人樹脩竹近在桃李場賦性雖不同相友庸何傷
陽春破桃李紅白爭低昂無言自成蹊相媚色與香
何心伴幽獨徒引蝶蜂忙此君心本虛寧逐春風
狂咄嗟桃與李開落那能常

寄友人

丹鳳止高岡衆鳥甘戢羽昂：九臯鶴下上得所附
江南竹寔多朝陽自軒翥延頸戛然鳴四顧失其侶
豈不念相從天濶無處所鳳兮歸何時耻與鴻雀伍

主人厭城市愛此林泉居下有石一拳上有松數株
念茲冷淡物可伴憔悴軀所期在晚節俯仰足與娛
我心不可轉此石堅有餘峯頭問長松歲寒知何如

用潘明之韻贈陶思齋

黃花狎秋霜正色凌寒柯淵明千載士風流今幾何
雲仍踵芳躅餘子不足多老魚在澗谷尺水無巨波
遠游有壯志拂劍鍾山阿何當快翺翔為子擊筑歌

又用韻遣興

秋山撼虛林秋水揚素波緩衣踞蟠石怡盼庭樹柯
芳景良可惜去日亦已多天寒道路遠奈此兩鬢何
興來勿引酒醉飲空悲歌丈夫志有適慷慨捫太阿

遊里城栖霞寺衆將遷書塾

世途眩聲利，偃畢昏曉。平生嗜岑寂，夙昔事幽討。束書扣禪扃，問字來鳥道。豈期猿鶴驚，可厭鼯鼯嘯。避險辭窮林，搜竒得遙島。巖巒互起伏，郭郭若環抱。泉深源乃長，山靜色更好。路窮佳境出，人遠塵跡掃。木杪栖莫霞，雲根被秋草。梵宮消歇餘，別室結構巧。道人謂余言：寥聞非所寶，我忻得所止。彼此尚奚校，本心若困水。澄湛勿敢撓，既放豈易求。唯靜乃能保，耳目各有官。外亂中必擾，所接絕紛華。高明宜可造，至虛養吾全。有動中其要，學在謹操存。寧復蘊神妙，此山如有待。屐齒今始到，歸來二三子，不樂空有悼。

蔣聲父和前韻後衆不果遷再用韻

山虛風擅秋，林靜露涵曉。樓居染清淨，簡冊肆探討。豈云尚幽栖，盍亦庶聞道。足然空谷音，為發蘇門嘯。黃花成久要，紛披樹烟島。落英入齒頰，清風溢襟抱。石間清芳泉，可使顏色好。南山有畸人，閉戶獨却掃。巾車招我來，雲邊弄瑤草。我將飛佩游，誰構如簧巧。爭夸魏有珠，不悟楚無寶。子輿昔尚友，從事犯不校。一勺覆易空，千頃濁難撓。是中存幾何，胡乃不自保。潤澤昔沾濡，小草自膠擾。君看擊海鵬，霄壤隨所造。車中有幾馬，御者握機要。事如樞得環，闔用皆妙頌。茲天衢遙非，可一蹴到。甚矣猶自欺，卑哉亦堪悼。

酬吳正傳

藏江揚清波秀氣產佳士學優言更卑神峻志無涖求
道本五經尚友論千禩文詞珠玉價確：光燄起焉能
遂倒瀾抱璞良有俟咸韶亂桑濮益益喜壘洗大道無
晦明斯人有滅否乾坤幹元化晝夜川逝水總：散萬
殊昭：歸一揆巨細含分差毫厘辨疑似是中有卓然
可變非至理從容適中和極樂非可以要須齊足目豈
必務口耳真積乃有功兩馬却成軌某也獨何人佔畢
聊復爾晷：謬黑白前却昧所止輕塵栖弱羽簸蕩天
萬里日暮途且長心遠迹自迹佳篇出壯語三復興愧
耻古人吝許可名寔貴相擬汝南月旦評一言定非是

碩茲藐末材譽論何過侈神交居匪遙千里如一跬意
篤故不忘時能致雙鯉

五言律詩

莫春郊外

行：多勝事石竇澌流泉白鳥浮雲外青山落日邊風
平花委地野迥草連天春事成牢落人生一夢然

遜山先生挽詩

天假文章手家傳道義心錦標雲外夢紫綬日邊音玉
樹留春色甘棠鎖莫陰曾分上池水遺愛在人心

遊智者寺

風日景颺：松陰繫紫騮白雲千載寺黃葉四山秋地

勝樓臺接林深虎豹遊人生自可樂此外復何求

梁朝舊蘭若雄據北山南衲子分諸榻詩翁老一龕登
臺生遠興引酒縱清談更有黃冠叟玄：得共參

坐中有趙石泉

贈閑雲屋

聰明大顛老儒行墨其名傳道千燈續論文四座驚雲
和虛室白山與此心清禪味真堪悅何須酒更傾

戲題智者法師所浴瓶

玻璃瓶也

膽瓶容七尺恍惚事非真至道元無相法身那有塵擊
牙知是妄題木即為神此老如堪起予言試一詢

次韻潘明之見勉之作

道迹師何在才疎學未傳白駒空永日華髮已流年彭

澤陶元亮南山孟浩然行藏無芥蒂秋火碧虛烟

蕭兄臨行索詩即席賦贈

相逢嗟久別歸路復匆匆我愧今原憲君非舊阿蒙山
風驚落木江日數飛鴻舟颺西流水明朝定向東

次韻丘召道

善人不可見樊帚直千金往聖困源在遺音旨趣深青
燈供夜讀黃卷對朝吟至道非難致危微在此心
久懷聲籍甚千里致雙魚宦路終推轂親闈且著書才
名賈太傅文學馬相如轍迹東循海何時適我閭
汲：時能幾蘧：夢未醒自憐頭染白誰解眼垂青心
事沾泥絮生涯逐浪萍何人可私淑諸老漸凋零

金先生挽辭

德粹身常潤時艱志莫舒治安曾獻策私淑幸遺書方
寸涵千古襟懷湛太虛哲人今已矣吾道竟何如
統緒傳朱子困源繼魯翁誨人沛時雨對客藹春風志
立修身本誠存作聖功遺言猶在耳一慟閱幽宮

鄭夫人挽辭

早歲勤蘋藻中年賦栢舟諸孫昌義族一子耐靈丘貞
德晴空日浮生逝水漚白楊滿墟墓風動葉颼

己酉余年四十

白髮三千丈青春四十年兩牙搖欲落雙膝痺如攣強
仕非時彥無聞愧昔賢自期終見惡未忍捨遺編

花溪道中

板橋橫古渡村野帶平林野鴨寒塘靜山禽曉樹深雨
微風栗烈雲暗雪侵尋安道門前水清遊豈獨吟
天寒道路遠此去復何求適意真為樂浮生底用憂雲
容低野樹風力逆溪流喜見梅花咲相迎傍驛樓

浦川方仲觀入城從學繼入公門今歸侍親求詩

百里來為學遠親半載餘莫雲飛故里秋露浥行車紅
葉蟬聲老黃花雁影踈漢朝尊吏事何必業詩書

秋夜

月落窓仍暗燈殘卷未收家人催杼柚稚子問更籌冷
露垂專夜悽風樹怯秋百年一瞬日萬慮幾搔頭

志大空懷壁交疎少斷金半生成白首十載對青衿朝
市灰心久山林托興深紅塵多汨沒清夜幾沉吟

過太湖

周迴萬水入遠近數州環南極疑無地西浮直際山三
江歸海表一徑界河間白浪秋風疾漁舟意尚閑

偕璉南城晚望

落日山川迥淒風鼓角收故携童冠出來僞女墻遊橋
柱鰲頭起沙汀燕尾流雲烟孤寺塔燈火萬家樓荒州
仍嘶馬微湍莫載舟目存皆絕景心遠豈窮幽北顧思
吳起南瞻憶沈侯會須擊刁斗踏月竟歸休

七言古詩

次韻鄭性之遊多寶寺

瞿曇雪山身幾年智慧兩足言因緣東周伯陽談道德
鈎竒探隱文五千江源濫觴委成海漑灌九土流潺湲
名山佳水占幾盡金碧突兀凌霞烟元和貞士掃糠粃
生辰月界箕斗纏口箱吭扼氣莫吐退則龜後行跋前
天文將喪鵬乃賦唐風竟靡鳳不翻北山雲仍嗜墳典時
被羽服還逃禪寶山多寶信有得徐卿唱和佳篇連空
雲悠々露山迥片石鑿々分泉消畸人見詩思涉地雜
沓蠅紙相縈纏浮生每嘆虛過隙困學未足追逝川卧
遊倏歎盡裨海長嘯白眼瞻青天

題延月樓

崦嵫稅駕紅塵息玉鏡飛空天地白
嬋娟先得何處多
齊雲翬翬高百尺清光無私照寰海
舉頭千里明長在
主人欲擅四時秋夜
：掀簾為延待人生見月幾圓缺
今昔人殊同此月人迷夢覺月晦明
終古相磨寧暫歇
倚闌清嘯酒莫遲銅壺催曉輪易缺

酬潘明之在嘉興來招

華亭谷深紫烟濕老鶴唳空眼垂碧
功名千歲衣染墨
遼陽骨換今幾日華表時來語消息
九臯胎化頂未丹
海門雲今高飛難嘎然長鳴飲清湍
何當天風吹羽翰
方壺圓嶠同盤桓

聞潘明之來錢唐因何先生行聊用寄懷

君不見絳侯木強尸相佞問以錢穀
莫知對挈提綱維
振領要語言呐：時稱治又不見弘羊
平準容均輸秋
毫析判供主需當年英氣亦蓋世遺名
身後今何如君
方小試居管庫褰衣始躡青雲露謹司
出納人難能談
咲麾之有餘裕斧斤刀鋸各有執梓人
中立一指頤道
傍腐鼠鳴鷓鴣原土荒叢走狐兔頭微
腥任逐：石
峻泉清豈能汙仕優為學心更勤五車
文字晨莫親置
身道義中尚友古天民志昂跡濡滯獨
鶴游鷄群湖
光可人春事早六橋風暖多芳草馬蹄
此日復追遊日
際白雲天尚杳輒憑故人問音信努力
加食為君道

題金月華藥物火候二圖

道涵萬物窮今古冲虛無象那可尋得之于心應于手
大地可使成黃金陰符立言如三百伯陽繼踵明至蹟
千篇萬論從此興直指真机二三策汞鉛龍虎皆假類
道妙先天本非器兔魚未得藉筌蹄圖上豈堪真索驥
赤城山人探天根微辭與旨將淑人兩圖先後互體用
守中謂可存元神西南地暖生紫芝陽精夜：臨虛危
相時發機奪天巧太阿禦：且堅持自昔聞之將脱屣
遽置彛倫恐非義羨君泰透此玄関片言已泄師傳秘
須信天涯岐路多三千六百争相訛

贈滕玄一

玄珠恍惚生秋水善守谷神寧不死虛中抱一求諸已
道不遠人應自迓負笈擔簦空萬里先生年來鬢已斑
對客時復談九還刀圭謂可回朱顏行膝纏足環塵門
神仙豈必居三山

再贈江行父

予少多艱晚始知學獲登金仁翁先生之門雖
諄：提耳而資品凡下放心莫閑年來多病志
氣衰落無復世慮適然有山林遁迹之興當代
君子人自為學求其趨同意合者蓋鮮行父以
來言論數日令人聳然豈惟趨同意合起我衰
落之志氣者多矣緬想先師潛焉出涕故於行
父之行再歌以贈之仲元進脩精恪可以想見

其人亦以此為贄行父過蘭江遇舊交吳正傳
試一歌之正傳其為我有感

春風吹林兮集衆芳英華發兮朝生光元氣浩博兮不
可控博觀有迹兮求無端八荒無垠兮同此天水之涘
兮山之巔貫金石兮遊魚鳶楫操舟兮輪行車事有幹
兮物有初沂流尋源兮合大同頑堅蘊壁兮琢與礱蘭
皋幽人兮芙蓉衣藹扶門茸兮握要機交撞互擊兮聲
琅玕為我起舞兮毛髮張望吾師兮白雲鄉人其逝兮
涕泗滂有美人兮在天方羽翼短兮途路長胡不念我
兮歌斷腸

酬趙玉相併寄意方存雅

羸坑尺簡飛劫塵升堂絲竹故可溫前脩垂訓淑後昆
歲月幾何浩無垠四列三條肇崑崙斬絕枝葉求本根
勿縱老眼迷紛紜榮觀燕處靜為君灌溉方寸融陽春
操觚染墨如有神洪流出峽萬里奔采掇竒巧務掇文
惟勤割穫慵耕耘茶蓼未薈空倉困浦陽山人嗜典墳
絕利應可求一源高談驚座雄波翻作詩來為洗睡昏
字、圓潔磨瑤琨平居却掃自掩門夜對膏火朝清暇
未契妙理泥語言雛鶴心遠身鷄群四十已矣真無聞
羨君仁里有隱淪清時尚復漁渭濱文詞落筆四千鈞
直與元氣相吐吞我鄉諸老名日湮歸然獨覩靈光存
如川趨海知所尊北顧每隔長山雲我有蘭艾沐且熏

何時一辯志可伸憑君為我言殷勤

遊龍回寺碧雲堂有何無適草書

蒼鱗作霖回壑裏竟化長岡飛不起何年老僧飛錫來
強架檐楹萬山底碧雲石梯如登天俯視竹樹行其巔
巖巒起伏呈怪狀壯若群馬奔吾前何仙去不復返
湍壁龍蛇驚醉眼可憐一半委泥塗况復沾危混苔蘚
山翁模榻妙入神永和繭締且逼真勸君勿辭一日力
為我留為百世珍君不見二王舊帖皆殘編至今不惜
千金傳

次韻方存雅登八詠樓感舊

巧智相資外馳驚內婚為感黃金注靈明汗滓互翕張

地厚天高幾易處紫陽麗澤輝一時溯源遠合江東
回視八表掃粃糠昭融千載披雲霧直從頷下得明珠
驪龍睡目那能護鞭笞鸞鶴仙已歸步武室堂人亦去
先生聞道舊典刑筆下縱橫五花吐山林嘉遯名自隨
富貴浮塵行所素撓辭欲短子建墻博物猶窮陸机疏
來凭玄暢恍舊遊慨憶前題誰贊助平生喜識龐德公
况復長哦落霞句已降既見傾蓋親何用咨嗟歲年莫
簡編疑缺浩千萬憑藉先知為溫故微辭正欲辨白馬
古調寧惟聽朱鷺嶽嶽小徑勿敢遊且向康莊問人路

立秋日寄趙璉

蘭臯慘碧烟萋：徘徊不忍竟與魔欲窮目力望江水

江風故挾雙舟飛，歸來復對呶。者思才俯首，西窓下
厖中駿足逐春風，執策臨之盡凡馬。拂硯挑燈披竹素，
朝昏總是懷人處。有時獨倚南面樓，不見冥鴻北征路。

題趙氏復墳詩卷

山岡擇地尋牛眠，北山鑿石樽已堅。百年丘隴豈易保，
子孫為主須親賢。眩人無父，那知義族屬昏愚。罔同利，
大明疑有玉為魚。祇樹何辭金布地，聞孫投牒憤農傷。
青檀既復氣，乃揚羨門荆棘為剪伐。宰上拱木重生光，
吁嗟長陵一杯土，竟消骨化今何所。寒食誰將飯一盂，
枯柏蕭蕭泣愁雨。

送方存雅遊永嘉

吳公文任永嘉文學約與同往
未發公文段今自為興行

思遠樓前會昌湖，花開十里紅芙蓉。香消色盡水痕落，
秋氣颯爽涵冰壺。巨鰲戴山兩歧出，中江屹立雙浮屠。
潮聲來往撞晝夜，喘不敢鳴鍾魚。雁峯南北插雲漢，
千尺亂削青珊瑚。靈巖怪壑山鬼秘，木屐齒弊終迷途。
二蕩靈運所未見。

先生卧遊亦已久，目擊自勝遙披圖。芹宮博士舊膠漆，
待瓜未熟行與俱。絕絃掛劍歲月改，春風夢遠意竟孤。
竭來清興復未罷，束書負笈爰載驅。永嘉奧學有祖述，
伊洛餘澤猶沾濡。水心百年仰文獻，心齋一世稱範模。
詞章問學各有得，耿耿輩出今豈無。搜羅人物覽世際，
收拾佳趣歸奚奴。平生遠游有志願，局束不得為君徒。

待君裊載珠玉富敬誦想像聊為娛

送諸暨俞州判

北風蕭蕭吹江蘆清霜載道冰在鬢奚奴束書催上車
政成卷旆歸京都暨陽眇處天一隅里閭凋瘵煩爬梳
負戈攘臂衆暴寡探囊祛篋爭捐軀天民秉彝同好德
帶牛端為飢寒驅倅州寬惠別淑慝瘴惡豈必連婁紆
甘棠蔽芾有餘蔭百里寧謚無援枹存心忠孝本天性
為政固與常人殊壽昌有樂歸河中希文隱憂居江湖
白雲舍近畢至願青霄路迥寧躊躇前年螟旱遍八區
一夫不獲今豈無願君易地盡仁愛返淳敦俗需吾儒

馮公嶺

層巒疊嶂危相倚亂若飄風湧秋水寒松荒草間蒼黃
照眼崢嶸三十里初如井底觀空虛一峯巍然中獨尊
縈回百折至絕頂俯視衆嶺來見孫人言此山插霄漢
馬不容鞭僕夫嘆攀援何異蜀道難氣竭神疲背流汗
熟視徐行路覺平心寬意適步更輕志須預定自遠到
世事豈得終無成我來正值窮冬月倚杖巖前嚼松雪
午店烟生野飯香陽坡日近梅花發寄語悠々行路人
乾坤設險君勿嗔胸中芥蒂未曾去須信坦道多荆棘
題姑蘓臺

姑蘓城上姑蘓臺青山百里峨眉開平郊如掌思清遠
昔人樂極曾生哀大讐未復敵不死壯志消磨後心起

會稽提甲功自多種蠡深謀誠未已不知佳冶能傾國
莫：朝：醉春色勲臣扶眼視東門越女還為越人得
只今興廢總成空唯餘碧草搖淒風可憐千古臺前水
不洗當年甬東耻

雨華臺

大江斷後誰絕前右踞蒼虎龍左蟠英雄角逐三百載
庭花玉樹歌聲殘王氣消磨城郭改荒村古木棲寒烟
我來兩月不出戶登臺始覺天地寬城中樓觀在井底
環視百里皆峯巒烈風拔樹雲蔽野飛電霹靂駭蛟鼉
虛亭坐視河海湧平地立見波濤翻天開翳掃群響息
空翠削出滁和山陰陽雲雨反覆手向來喜惧誠無端

興亡世事亦如此俯仰千歲頃史間

春城晚步分我字

紅樓鼓歇烏輪墮淺水橫舟弄漁火春風生草雉蝶青
隨處軟茵供小坐斷烟飛鳥入查冥闕市行人競么麼
溪成斗大無遠趣目礙雲山環瑣：驂騑騁駕路或迷
蜩鷲槍枋 非左歸同三子歌考槃茫：宇宙誰知我

友人招飲榴花下

瘴風惡雨消餘春：歸到處成清陰萬枝濃綠幻春色
絳葩丹蕊俄森：祝融行部過九地誤縱炬火燒園林
艷粧炙日色更好冷：着雨紅尤深浩歌相對作痛飲
有花為伴非孤斟支頤半醉不成夢恍惚錯：供微吟

只愁明日便搖落徘徊欲去還重臨會須秋風拆珠寔
當載樽酒相追尋

七言律詩

送焦達夫

宦遊南土侍親闈此日還鄉被綠衣幾度論文方契合
一言語別忍相違長風送棹江聲急落日橫雲雁影微
水際梅花如舊識冷容對客共依

贈王斗山

骨肉斯文氣味投春風芹藻憶同遊故人別後魚青眼
此日相逢咲白頭匣劍光橫南斗夜鳳梧陰冷峴山秋
唯應且試連鰲手未許江干下直鉤

謝趙肅甫遺著

天產瑰竒淮蔡鄉發揮倚數肇羲皇靈色入地千年老
神艾當陽十尺長遠寄江湖憑驛騎喜歸蓬蓽對書林
玩占從此無疑事感物思人意不忘

次韻潘明之易中

中閣思齋所製并戲之

漉酒當年制巧縫雲孫此日藝仍工接離倒著情猶適
章甫從宜志未窮西漢神仙新事業前唐進士舊家風
自憐短帽無心整鏡裏愁看兩鬢鬢

三月十五夜登迎華觀

夜深來此倚闌干千里樓臺俯首看月到中天花影正
露零平地草光寒氣清更覺山川近意遠從知宇宙寬

長嘯一聲雲外落，幾家兒女夢初殘。

青田大鶴洞

有葉法善試劍石，舊有玄鶴巢于上。復有青牛在下。

榕影扶疎路九回，仙家那復着塵埃。山間田在牛終隱，石上巢空鶴不來。丹灶無灰惟白草，劍鋒有迹自蒼苔。洞中道士今何處，三扣雲關杳莫開。

放棹行

安溪湖平行棹多黃頭，豎兒倚棹歌梅花。照眼送寒色，酒暈着臉生春和。炎涼世態翻覆手，江水長靜風吹波。出門一咲天萬里，白鷗浩蕩如吾何。

自飛霞觀登積穀山

磨崖字古翳苔痕，敗葉垂蘿徑可捫。靈運詩存池尚草。

劉郎仙去洞無門，潮來江闊山風急。日落雲橫海氣昏，欲望城中登絕頂。腥羶觸目不堪論。

自江心回復遊西山

才返中川一棹雲，西巖無負此良辰。紫芝峯下長松晚，綠野橋邊流水春。竹杖持身行樂客，桃花映臉醉歸人。道傍孝子何年墓，宿草蕭蕭暗暮塵。

西山萬象亭

亂峯盡處接浮雲，東望悠悠萬事陳。百里江流縈縞帶，滿城居室比魚鱗。野僧倚竹嘯留客，山鳥穿林啼喚人。落日亭中一杯酒，何年復此對晴春。

故宮

六朝城郭渺茫間南國重來築九閩空恨赤龍潛越水
祇餘蒼隴對鍾山茂禾夾道秋風疾枯柳依墻落日閑
西闕巋然尋丈地宮溝偃月共潺湲

九月十七日登清涼寺翠微亭故址

梵宇崢嶸枕石頭倚風極目立荒丘黃花覆地初經雨
白雁橫雲帶遠秋城郭已非山故在江淮失險水空流
衲僧八十仍多病杖淚殷勤說故侯

春夜次韻

飢烏驚鵲起南枝夢入槐柯覺亦悲花裏樓臺春到早
竹間窓戶月來遲篝熏翠被爐存火燈落紅星硯汙池
可惜風光半塵土明朝火急報君知

兩部蛙聲似打衙披衣清坐獸紛譁門同靖節日長閑
家近相如意可賒低幕風生翻宿燕小簷雨歇落輕花
玉琴聲斷尋幽夢回首西窓月未斜

送余之問赴烏臺

江南佳麗萃金陵早歲遊觀壯氣伸月旦當年曾許子
平原今日正須人鶯鷓得志三秋翮鴻雁隨陽萬里身
入手功名便回首白雲深處有鱸蓴

次韻子昭

經德無回貴自持人心未信肯天欺終期辭貨規楊震
未必償金汙不疑弱卉霜零知勁草健翎風薄寄深枝
公庭事簡多休沐舉案同吟四牡詩

次韻王中齊登拱翠樓詩

曾醉危樓坐石坡
彈箏擊缶醉婆娑
蓬飛已改流年鬢
木老猶存舊日柯
紅樹參差秋水遠
碧山高下夕陽多
以時還縱西風眼
共倚闌干起浩歌

秋莫有懷

十二闌干倚翠微
露華寒重逼羅衣
碧天連水思空遠
衰草滿庭人未歸
秋雨樓臺幾寂寞
春風院落自芳菲
冥鴻應有青霄侶
為隔閑雲尚獨飛

次韻王景元春莫

茂林陰裏據胡床
賸喜天然密幄張
水覆落花紅浪遠
壟翻秀麥翠雲長
春塘絮盡風無力
曉樹枝明露有光

隨分眼前生意足
對窓野草發幽香

寄許克勤

小窓燈火對絃歌
探賸鉤玄義不頗
有志定須搏北海
離群應是老西河
雲翻雨覆交情薄
瀾靡波頽末學多
清夜沉吟正相憶
柯山月落碧崖峩

七言絕句

即席用蘓世賢韻送郭子昭

攬轡春風入駿蹄
兩堤烟柳護晴溪
黃鶯自有留人意
相對殘紅不忍啼

數載燈窓筆硯親
往來問字不辭頻
于今便有雲泥隔
折柳亭前又送人

落花高下弄菲：多少離愁付笛吹別後故人休忘却
與君重賦渭城詩

社日

秋豚已膾野雞肥
咲對西風挹酒卮
有耳獸聽塵裏事
任教聾聵不須治

哭空谷師

甘棠遺愛繼高陽
衣染緇塵樂法王
四十七年成大夢
那知今度夢尤長

玄雁離群得意飛
稻梁秋靜羽毛微
不知何處逢繒繳
雲冷空江夜不歸

霜入楓林葉已丹
風鳴籟動助悲酸
山人歸去鶴空怨

清夜月高榕影寒

次韻潘明之秋思

西風冉：鬢毛侵鳳老
梧葉鎖夕陰
倚遍闌干重回首
斷鴻千里暮雲深

靈槎夢徹漏聲殘
河漢無雲動碧瀾
閭闔班齊香案近
天衢月白露華寒

舟中贈璉

行人流水共悠悠
雨洒溪風萬點愁
別棹不來天欲暮
倚絃無語看浮漚

過西湖

不見湖光十五年
滿堤烟雨覆乘舡
蕩荷岍柳渾依舊

鸞上星：只自憐

夜過黃泥渡

夜深風息水安流
白雁黃蘆滿眼秋
行李蕭蕭：官棹穩
卧看明月過真州

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之一 下 終

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之二

賦

擬古戰場賦

客有好遊者，羸金橐，糧脂車，秣馬四海之廣，萬里之遙，謂皆始於足下，蓋將追豎亥之遺蹤，繼子長之轍迹，于以觀天地之大。於是浮河絕江，登隴下阪，途平馬疾，地險車緩，或臨深而俯瞰，或升高而遠望，對景物之虛曠，每徘徊而周覽，爰至巨野，恍若望洋，右倍山陵，前左大江，紛漑莽之杳，鬱叢薄之蒼，縱一瞬而莫際，眇乎其數十里之封疆，爾乃心存目想，計度量，豈古人有事於此，遺迹尚存，予渺茫周迴，隱若城郭之彌迤，峻

隅已壞而塊土成崗頽垣斷續綿延將百雉類乎築角
道以取粟於敷倉其汙下而漸漬者蓋昔池而今隍毀
轅敗輻朽腐而僅存其彷彿斷刃折戟消剝而何有乎
鋒鏑是時也林木將脫原艸未黃風颺：兮吹籟日淡
淡兮流光羗四顧而無人幾欲去而彷徨就熟路以騁
駕兮久而至于野人之籬落召彼故老而訊之然後知
為古之戰場也感慨前修俯仰陳迹肆盤桓以夷猶不
忍去者累日行戰地弔遺址連井灶綴壁壘守則負險
攻或背水料勝敗之靡常嗟歲月之已幾吾嘗緬想英
雄角力于斯地也發卒募兵聚芻積粟破鉏耰而成棘
稍買刀劍而賣牛犢賁育之士肩磨袂厲勇敵虓虎捷

捷若飛鵠一鼓氣作三令容肅雷轟礮石電掣神轟奮
戈揚盾穿冑洞腹短兵近接鐵騎橫蹙殺氣排空黃埃
亂目或乘利而得雋或逐北而遇伏或集厚陳而制勝
或懸孤軍而全覆及乎弓已絕絃矢不遺鏃積骸為觀
斷指可掬姑小却以俟後圖宜戢兵而虞大虜以今度
古不能盡變化之萬一而戰陳之具鉦鼓之聲維百年
而猶信宿是以竹樹吞吐烟塵之表目眴：乎昆陽之
旌旗鶴鶴嘹唳風雲之間耳曠：乎八公之草木月白
兮鬪髑寒天陰兮鬼聲哭彼進取之君爭城奪地而暴
白骨如草菅忍使天下之人兄散弟離子孤父獨自夫
達者而觀之何異左蠻而右觸也哉方今堪輿缺北開

統拓迹自江左之敵版圖未嘗復有干戈之役遐荒莫
敢不來王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民皆安土地不遺力
瞻此大墟固可制井經而務稼穡飛潛動植皆囿于發
生之仁熙：如登春臺而享太平之物於是舞干羽于
兩階朝衣冠之萬國

序

贈李仲謙序

古之教者自里閭至國都皆有學自八歲至成人皆有
教其教之：術固詳要其歸禮樂二端而已抑俎豆登
降音器歌舞為之禮樂乎哉反而求于吾心則敬者禮
之原和者樂之本然所以動息有存不使斯頃去身者

正以培植其本原積于中者廣大成全則其發于外者
沛然有餘措諸其事業無不當蓋內外交養而相為用
也三代而下教者異法至於以文詞誘人可謂外其所
當務而今復翰墨詩章論材抑末矣東陽縣博李君仲
謙既蒞事執脯脩之贄於郡庠而某適與之會視其容
貌甚溫聽其言舒徐而有文度幾習于禮樂者君故名
家其所養有素願推所蘊以淑諸人：俾學者幡然知
禮樂為先務厚其積而痛抑其末斯善矣東陽為發望
縣山水佳秀之氣所鍾名哲輩出今以經學文章名家
者有其人昔子賤治邑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矧
君掌教鄉邑而年且富是宜效先覺之所為取人之善

以為善且古教人者必以身先之而聖賢之聞未易造
幸君亦無虧一簣之功以率先之將見百里彬：於禮
樂豈不盛歟居數日來別求贈言謬書以為李君勉

送胡古愚序

東陽婺望縣東南山水嘉處自天台赤城蜿蜒盤礴綿
延數里亘為玉山又數十百里峙為雙峴經野建邑於
焉是依山之幽深秀特者水必源于其間 之即乘浙
江之浸寔肇林壑之下經流曼衍過于雙溪城南澄瑩
甘美瀾湧湍激不舍晝夜天雨時至頃洞奔放勢可勝
萬斛之舟氣之積也厚故其發也巨終至于不可量也
山結水融生物必異靈而為人亦必有奇俊超邁不規

規於流俗者夫良材美箭佳果旨酒人皆得以為利士
君子之敦詩書修詞蹈禮者籍：滿耳而余之所見多
侈詞宏論凌絕卓越聽其言觀其容發揚蹈厲每恍然
自失以余之駑下固不足窺其際矣意山水之鍾而奇
俊超邁者殆不必於此歟余固有所待也嘗聞胡君伯
仲子姓皆務學深造未能盡交往年遇古愚於市友人
蘓世賢指曰此東陽學者胡君也將試仕于金陵頽宮
今行矣揖而遇不暇交一語余重恨之皇慶二年夏余
遊金陵而君尚在講席其氣粹溫其儀濟滄誦其文若
詩皆清平古雅余向之有待而欲見者其在古愚子乎
夫聖人之道常道也不出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應事接物之間致其極則中庸而已爾非有絕俗離倫
幻視天地埃等世故如老佛氏之所云者其道雖存于
方冊而不明于世久矣周程張朱諸子出而闢邪扶正
破昏警愚秦漢以來千五百年英才多矣而有昧於是
吾儕生于斯時未必能躡于千五百年之才而獨有見
于聖人之道如是其明也幸而生於諸子之後固當平
氣虚心隨而求之階之梯之以達乎上領寔有益于已
而止何庸倔強自喜撫竒務新力與作者爭衡又將輾
而踐之哉古之立言者誦於口而可以心存；于心而
可以身踐而成天下之務則聖人之道也今口誦之而
不足明乎心降其心以識之而不可施于事是則老佛
之流之說爾為老佛之說者措之事固不能行于跬步
而自理其身庸可以為善人則好為異說者其風又下
於彼矣道在天地間弘博精微非可以躁心求也而乃
攘袂扼腕作氣決背售其說而競後息欲以厭今人陵
古人則吾未之信也古愚氣和心廣余嘗欲與從容論
之而以滿秩解去君采芹藻之英將以道淑諸人者也
以余之說評之然歟否歟余非敢為子勉也子固余所
敬也

送郭子昭序

君子尚志脩己以及人偏廢學也然下學上達功不可
畫可仕而仕進退有義故自治常嚴而及人者不汲；

學每病于滿與怠自滿者不思益意怠者不足有為如是則所謂及人者豈果有志於行道哉亦慕榮務得而已爾進脩以為之本可仕之幾合于義由是而行其志焉君子固所願也今之仕者必欲登風憲之門謂無掣肘之虞得以遂其志暨入其闕乃無所志而可耻者有之矣吾友汝南郭君子昭自浙東憲史遷浙西復升為御史掾好善惡惡介潔正平所至有聲昔者余與子昭同受業于仁山先生時師門數十人惟子昭與余合志以求道溫厚靜恭不汨流輩群會無長語晝講肄有條夜執經問辨析理較毫縷率下漏過半疲極俱罷抵足卧覺則復共索所未悟稍開各言其志思首漏易弊振

奮以邁尋常若是者甚久後雖從事仕時相過語不改不倦別五載復會金陵道平生驩皆叙離群而自致者子昭徧循大江之南獲交當世君子多隨其高下師尊之友接之所自得者益廣而其正本大綱不倍師說大夫士論子昭當官廉慎有補公道如出一口是子志真可尚滿與怠之心未嘗生而於脩己及人兩無愧矣為憲掾史三考滿秩捧臺符上京都類吏部選調九品官常事爾未足為子喜方今拔類獎賢以子之才何所不至夫年進則責備其德位升則愈大其任惟篤其初志不忘所能而知所亡寔于中以應求者不負其名則官之崇卑非所較也余性不喜諂且知子昭最深嘗慕淵

路相贈處而余亦為千里游故以為贈

送林中川序

漢自蕭何以佐命為相國而曹參次之二人皆吏也故終漢世選官多繇吏後雖設科博舉而繇吏進者未嘗廢名公卿大夫今可指數者班也而自即縣吏積功致大位者尤卓然如于定國楊震陳蕃王允寇恂馮異趙廣漢張敞輩數十人皆繇是出蓋天地儲才以為時用視上之所好而趨之得其人皆足以輔化興治不必較其所從來也然昔之進者雖自吏選莫不尊德問學秉義守禮尚廉耻謹節行故能師表當時流芳千載非特操筆書牘玩法舞文而已 聖朝混一之初草文華

取士之弊他科目未設選官頗類漢法而庶人在官者皆以年勞叙遷可計日以俟進其任用之重蓋過于漢矣故得人有為名公卿大夫亦不愧於古永嘉林君中川久故儒家抱問學而業吏自縣若州累升至於即來是即居數載徧歷諸曹上官稱其能下民服其明士大夫誦其廉休日每訪余為文字交言鹽：皆有理致賦詩則雅麗清新語政事則優柔純熟不迫不弛可謂才矣處郡曹滿三考被省符領州縣幕常事尔可計日而取也以君之才宜有知者豈久拘閤常文而局縮于此耶繇是而為大夫卿公亦豈異哉今大府循例更調天台夫瓊臺華頂桐柏石橋皆山水清絕奇勝生平欲嘯

傲其間而夢寐未能也君或以無害督部邑當窮極幽
處融其景物寫之聲詩因風以示使得卧而游之亦甚
幸也君之行凡交友能為詩者皆歌以贈某訥于詞姑
序以為別

送尉彥明赴開化教諭序

先王之教民何如哉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凡
民八歲以上無不聚而教之下責於大夫士與閭里之
長上則統之于大司徒誦詩書六藝之文以廣見聞孝
弟忠信之寔以敦德行故賓興以示勸簡絀以致罰夫
以下民之微而使天子之上卿奉教之者若是其為
意蓋可見矣近代以文詞取士而不考其寔惟務彫鐫

鏤刻破碎支離詖淫邪遁之詞靡所不至六經之道或
幾乎息矣 聖朝敦尚寔行故斥浮詞固學者之所願
也州若縣皆有學立師而教之抑彷彿古者之遺意歟
尉君彥明北方之學者也來江南且十年艱難險阻雖
屢嘗之愈自篤不能變其守故其發為聲詩慷慨感激
清俊竒偉時論稱之明有司舉而升之授以開化文學
開化三衢下邑也其山水之秀人物之盛彥明必能取
之以為吟咏之資固足以適其性情然愚所以望於彥
明者不止乎此今之設教者乃古大司徒所統之職位
雖卑而責寔重况古之受教者比屋皆然今則惟業于
儒家者耳受教者多則成德者衆受教者少則責效也

嚴故教之者亦當百倍於古教者之功可也六經載道之器欲求道者不可外乎經彥明必能舉是而教之使立於館下者皆知求之于經驗之于已誠立行成濟然為東南文學倡豈惟如是而已哉秉彝好德之良心人皆有之將有不待教聞風而興起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彥明其留意焉

送許克勤赴新昌教序

許太岳之胤也其先出自神農周武王封文叔而國於許其後子孫散居四方以國為氏漢唐以來代有顯者而太史氏之譜牒不傳其世次蓋不可得而考焉然凡今以許為氏者則皆文叔之裔也克勤生於真定雖阻

河帶江相去數千里要其始固吾族也其侍親宦遊而南來能自奮厲好學不倦孜孜汲汲於文字間者有年矣謂學者將以行之嘗小試於三衢清獻書院引誘後學循有道有司為其賢為其多聞也舉之于州：升之憲府以考其寔上之宣府以授其任今俾之分教新昌以克勤之才之美而為之蓋綽乎有餘裕也抑愚嘗有所聞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况小言破道小辨害義克勤之賢當不止于博聞記問而已若曰致廣大而盡精微則有六經四書在君其熟味之以求聖賢之功用于今駸：功名之會將挈：而行矣某於克勤年雖若兄弟而其議論文采皆非所能及既忝同姓又辱同

門於其行也敬書聞於師者送之不惟祈克勤之不忘
斯言而某亦欲以自勉云爾

送遂公平赴武義教序

武川居金華上游地狹而土肥有高山茂林所產者棟
梁之竒材東南之美箭故其民富庶而風俗勤急

舊為東萊先生講業之地其流風餘教猶有存者士大夫能道詩書通古今者往，有之頽宮承前代之舊歷年之久幾不能待風雨前後掌教者雖欲經營葺理之而屢不果昔者吾友掌教是邑歷，為余道者如此今遂君公平往而繼茲職也當講明道義以紹東萊先生之遺風興起學校以光前人之舊業尚勉之哉遂君年

富而志廣好學而有文以大材而居小任其德業必有足聽聞者某當洗耳以俟

記

故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朱公壙記
先公諱某字某姓朱氏人稱之曰遯山先生婺之義烏人曾祖諱某妣某氏考諱某號存恕妣某氏先公生於宋淳祐癸卯四月丁巳本從伯父諱某之子存恕翁鞠為嗣咸淳戊辰進士及第調從事即慶州軍事判官奉國軍節度推官國子監書庫官至元混一區宇縉紳交薦授從事即定海縣尹陞承務郎同知浮梁州事秩滿引年除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先公性穎

悟於書無所不讀研窮精深博而能約存恕翁從艾軒先生得考亭之學家庭夙夜問辨理融心會故制行方正動必以禮純孝友弟稱于人；為政存心濟物而以恕行之聽訟斷獄明決平允興學勸教親為程督有毫髮可利行之如不及存恕翁謂濟人莫如醫先公繼承先志扶病造門者日常數十人皆為詳察熟慮而活之好周人急賑宗族鄉隣之貧者不計家有無皇慶癸丑十二月乙未卒于家年七十有一鄉之遠近無間親踈皆哭出涕始娶同縣黃氏先逝生男益以天以仲兄州判諱某次男某為子父命也繼娶東陽李氏戶部尚書大同之孫女生一男其一女適李某庶女尚幼孫男六

孫女四臯高節書院山長繼善以蔭補官未調某等忍死以延祐乙卯十二月丙申葬于前周山之原先公文章行于世士大夫傳誦之學行政績將請于立言君子以銘于墓謹叙姓系官閥納諸壙嗚呼哀哉孤子某等泣血謹識

行狀

總管黑軍石抹公行狀

公諱庫祿滿姓石抹氏遼陽大寧人契丹太祖后蕭氏能用兵太祖併一諸部擊滅隣國侵軼中夏以大其國家后與有力焉故世后皆蕭氏而蕭遂為右族金滅契丹易蕭為石抹氏公四世祖庫烈兒閔宗國淪亡誓不

食金粟率部落遠徙窮朔以復讎為志魯祖脫羅華蔡
且招來懷輯徒衆益盛祖野仙饒智畧喜騎射年少任
俠尚氣金聞之欲縻以爵深晦匿以自全 太祖皇帝
龍興挺身而歸出奇計單騎掩取金東京金一旦失於
重鎮遂震驚莫能抗 王師從下北京定幽燕席卷青
齊收地數千里拜御史大夫上將軍特將擊蠡州死之
父查刺剛勇善射有父風先是大夫募豪勇士為前行
號黑軍所向無敵常自將之至是仍受查刺公御史大
夫領黑軍從下平陽太原降益都南征力戰克敵直取
汴州從征南京先登以力除真定路達魯花赤兼北京
路達魯花赤公其長子也公生而卓異幼少嬉戲不與

諸兒伍出語輒驚人及長魁梧俊拔有大志開弓滿二
石盡的于侯方寸去百步射之無不中繼發必破其括
從兩騎逐兔北野山遇樵者奔曰虎纔負嵎慎勿徃公
不聽馳而前虎踞地大吼從騎失色公戒毋動獨按擊
復行直虎十步止挾矢以待虎躍而起引馬少避一發
中其吭以死喜交士大夫論古今治亂忠臣義士必慷
慨感激至事之幾會前所處未善以片言發之切中要
領雖老生嘆莫及及襲父職授總管黑軍 上知其才
降制畧曰起本將家致身戎伍祖野仙有展土開疆之
效父查刺著攻城畧地之功尚克前修勉 後效黑軍
素畏服公既領事推誠撫下不弛不苛練習淬礪常若

赴敵戊午歲攻宋襄陽樊城晝夜苦戰與從弟度刺立
雲梯上直衝其堞公手殺十餘人度刺死之中統三年
李璣反淄青公從東討璣濟南分地以守璣劇賊皆精
悍數出兵奔突公常陷陳斬獲以剋其鋒後獨不敢犯
公所部師衆攻城盡銳而進城上矢石雨注公不肯避
中飛矢卒軍士奪氣聞者愴惜之時年四十有一公之
用兵不師古法而審勢知變出奇無窮人或謂公曰為
將當運籌發蹤左右三軍以逸使勞而可以制勝公每
臨陣喜先卒伍得非大將所為且復有失乎公曰愚死
好生人之情吾不用斧鑕駟大夫士不以身先之誰肯
捐軀以致命邪且男子當援袍死事書之竹帛炳然

後世豈啗：死尸燼下效兒女子乎我嘗聞漢伏波將
軍誓以馬革裹尸真丈夫也蓋公平昔之志如此而終
以是歿悲夫公娶蒙古氏子男二人長某嗣職次家兒
豐縣尹卜是年某月某日葬興州書金山公德業當書
于太史氏而孤某亦將請于立言君子銘其墓道謹為
次第其行事大致如此以備采擇焉謹狀

治書侍御史趙公行述

公名某字子英其先甘陵人祖避金季亂南播穎州因
家焉至元十三年王師伐宋公單騎從役副帥宋都碍
授以兵降臨江下吉州與有戰功時江淮初附宋氏復
奔于南言之獷民假義稱兵公以帥命往討道與賊別

部遇公設伏橋下而燬攻其前賊趨橋走伏發皆鐵馬
遂往擣其屯賊知之遽引衆出與官軍道殊謀知賊已
過還襲其背擊敗之斬其渠帥徑前覆其巢散其脅從
州遂以安鐵西軍王昌誘初附五營衆為亂事露株連
五百餘人皆論死公爭曰此屬特誣誤非始謀今悉誅
之無以安反側不如僇其渠而撫其餘統師從之事乃
定累多賜金符提舉瓜洲渡居頃之以例免改衡州路
總管府治中州之清化聚衆為盜區公計興屯田迄今
寧息在郡七載解去卜居儀真杜門閑十又五年延致
導江張先生頊講明伊洛之學潛心探索究其指歸行
孚德懋顯聞于時大德五年遂以選起僉江南浙西道

肅政廉訪司事先四年部郎鎮江旱蠲民租九萬五千
石既而以飛語復徵民無從出則籌晷求辨公始蒞職
臺移覆其當僚黨皆懲謗前却公獨奮然自以為任按
行驗寔復之如初會秋大風海溢于潤于常于江陰飄
溺廬舍居民存者田不粒食公將發粟食之有司以言
上未有報掌拒不聽公曰災異若是民瀕于死寧便文
字營為從容計哉如有不合我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
發如千石賴以不死者十七萬人而沉骸腐胔亦就掩
瘞昔汲黯以漢朝貴近臣持使者節便宜發粟歸對孝
武片言陳謝上雅敬重黯慰諭不責也人猶以為難謂
義而知變以公視之果難乎哉七年夏大雨水蘓秀常

潤威被其患公巡部勸分飢食從復且篤脩圩堤以防
後灾居職踰三歲刺姦廢庸不憚強禦凡以為民者人
能言之遷江南等處行御史臺都事十一年江南大飢
郡縣財粟俱殫獨徵賄積臺者為錢猶數百萬公請舉
以賑民長僚持之猶豫未決微有所論公輒正色爭之
中丞廉公語解其問公爭之益力詞不少假廉公不以
為忤退謂人曰吾佐得趙君尚何憂闕事哉行之一如
公言若公固所謂義形于色者也而廉公之絀已從義
不矯以不忤且誠以為得亦難能哉推二公之道可行
於天下惟公無私而已召拜御史臺都事極言 朝廷
百官宜各共厥職以起政事識者躋之今上時在東宮

雅知公賢深所禮遇嘗以字稱之不名也居一歲間公
告歸除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副使將行詣宮辭 上
獎諭再三賜以衣段使自擇其宜者而 親舉以授之
致恩渥焉其見知聖朝若是越俗多遭喪稽奠公導之
以禮莫敢弗舉禱而而而祈暘而暘心與天通舉不違
義人謂三紀以來越郡使者不愧職事惟公與前按察
使劉公仲脩而已擢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皇慶二年
甫及七秩即致仕而歸君子以為勇可以勵苟得志退
者矣公之在浙西官調所部造舟自淮入河至臨清時
山東歲祲公建議必有餘粟彼有困民必皆縣官赤子
且舟載不載勞費等耳宜以有餘掾不足行省是其議

乘便漕致粟五萬石民賴以蘓其自任類如此其在都
臺有選吏以才格與憲銓常出入門下深自媒公一不
顧及己除官公不以告直謝遣之其人大恨久知之乃
大服昔漢孝武時號稱多才或以智謀或以勇功或以
文學刑名濟：錡：克似朝廷可謂盛矣而汲黯獨以
亢直處躬孤直其間以帝之雄才大畧輕視群臣至不
冠則不敢見黯雖以言中其病祇謂之戇而終以社稷
臣待之淮南謀亂擬漢廷群臣公孫弘之徒猶發蒙而
所憚獨黯為之低徊不發者久之觀黯之才似不群臣
若也其事不大施也而見重一時取信後世者如此其
有以哉若春秋大為閑孟子所謂大人者黯近之矣其

不佞被遇于公式其行事接其言論風旨而得其所如
蓋公之為人剛毅正直獎善疾惡出于天性其為政知
大體汲：以教化風俗為務而清廉乃其餘事觀其志
苟分義所在死生禍福誠不足以動其心雖立朝未久
業不大施而事顯節完孚于人：其行已大節似汲長
孺而才學過之可謂邦之司直人之儀則者矣公茲謝
事願神純嘏未艾其事其德方將登載信史永垂無窮
固不待鄙述而後明然知而無稱厥心慊焉謹采公行
蹟次第于編若夫一言一行雖足以為稱非大節所存
則畧而不施書然公之事可以言而盡公之心之德不
可以言盡也後之載筆君子或有攷於斯能即其事以

求其心於其所已施以觀其所未施則公之心之德亦
豈難知也哉

許白雲先生集卷二終

許白雲文集卷之三

啟

荅潘明之啟

辛亥歲
辭之繼

以厚幣相招欲使廢學家塾
書來欲不廢學而受幣

金華後學許某

右某啟伏以賢如鮑叔知管仲而分財貴若陳蕃禮徐
卿而下榻古來交契素尚心孚雖云同氣而相求蓋亦
善敬而可久拍肩執袂以為合莫逃子厚之譏巧言令
色鮮矣仁宜服仲尼之訓責善者朋友之道為利乃盜
蹠之徒歲在龍蛇始識荊州之面日陪燕喜寧鄙牛醫
之見入幙為賓升堂拜母挿架三萬軸許觀人間未見
之書主家十二樓時觀帳後所列之樂反覆寃六經之

蘊奧上下謨千載之興衰風雨對床烟雲入筆類律呂
之相應曾墳麓之不如豈麾不去招不來必進以禮退
以義某窮鄉晚學下里陳人丁世路之多艱備嘗險阻
入闈闈而僑處何所見聞慕古道真若望洋得碩師不
能卒業哲人其萎矣無從挹座上春風至學難知哉祇
徒映窓前夜雪心思既竭寢食屢忘嗟四十而無聞斷
此生而休問貧無僦石猶寄鷓鴣之枝誰有贏金姑挾
兔園之冊已踰十載所得幾何寧甘啣耳以騷心尚勝
沾體而塗足豈謂故人之垂眄忽塵聘幣之下臨昨已
引辭寔坐牽制載酒敬從學楊子雲詎敢拒之有車轍
在門陳孺子亦所喜者言之諄復命更丁寧最後錦箋

之褒詞仍許素食而無位載色載笑食豈無薛公之魚
且戰且耕世那有楊州之鶴以蓋伏遇明之少府聘君
英資挺特德性剛明不倚富而驕人肯折節而下士襲
傳家東萊之舊學讀淑人哉陽之遺書此秀才展拓得
開積誠意豈有不動筮庫飽韭溪之風月冠綬為花縣
之神仙薦剡先馳飛騰可與暴公子之名聞已舊宜被
繡衣而來劉更生之學積既深終植青藜而照然以軒
冕為餘事長抱簡編以自娛重煩行人之再三欲得愚
者之一慮如某者卑污無似齷齪自將謂居交際之間
宜急義利之辨龍門深邃倘能容俗客之登魚書殷勤
勿復通方兄之意其為報謝罔既敷陳謹具故事捧詣

塔墀祇候塵謝伏惟垂慈俯賜鑒念不宣謹啟正月
日金華後學許其啟

上憲使劉約齋啟 辭舉茂異

一經猶抱愧皓首而成無三語初投喜青霄之有援立
身何似知己難酬伏念某家故業儒幼嘗承學屬宇宙
之遷變致身世之羈孤鄴侯萬軸書已成煨燼之末顏
回五十畝竟歸無何之鄉醜幾生塵席不暇暖日忽
其易暮心遑其何之欲奮蹇足於長途思繼先人之
墜緒孫窓挾冊與曉鷄而俱興韓挑燈對秋虫而共
語淡乎無味得不償勞既至壯年始逢大匠洗故學之
荒陋開大道之坦夷使讀晦庵之書而沂伊洛之源可

跂夫子之牆而見宗廟之美携手提耳諄然而命之
測海窺天巍乎其大也譬為山方覆一簣而進依哲
人夢奠兩楹之間欲為托驥之蠅遂作喪家之狗更嘗
鑽仰終止謬悠僅不失身無能改德故深林而友麋鹿
何異囊中之錐集敗甕而鳴醯雞有來戶外之屨祇餽
其口豈好為師不圖禮高科之美名而乃出崇臺之特
命得非所聞望之若驚雖率土之濱莫非臣然中人以
下難語上何寒士悒悒于大廈寔化工幹運於洪鈞為
其不求是以見取惟茂材異等之舉始西都元封之時
必先定於鄉評然後偕於計吏蓋多得特達清脩之士
寧容廁尋常闈葺之人是豈虛名欲副實用歟惟大

朝立法而遴選亦舉前代故典而設施取之者聞所聞
已縻好爵將俾之覺後覺容可素食自孔子而下居師
之職分則學校之官教育之責重人之大倫有五義所
當明學之達德者三誠則可進事變之糝雜物理之貫
通鬼神之幽禮樂之著先致知是為博文之要主持敬
以收復禮之功豈口耳之云然宜足目之俱到是須自
得于己而後可及于人詎謂下愚可當大任是以背翻
愧汗面發赧容維鵜在梁預知被服之不稱彼鵝集泮
終見倚席而無堪勿謂兩生之高恐貽多士之玷信非
長語允出衷情茲蓋伏遇憲使詹事資政大夫約齋先
生中夏鉅儒 三朝碩德氣和而行粹心正而意誠疏

太傅之官雖成寧許出閨而歸鄉里暴公子之名已舊
今睹持斧而來海瀕暫為一道之福星將作八荒之霖
雨蒞政伊始求才為先門不停賓座無雜客遂使蓬蒿
之迹亦居桃李之蹊某敢不深感盛心大寃所學蕪之
揚之糠粃耳此時恐有累於高明率之砥之于將成或
可歸於陶冶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回潘縣尉啟

薦鶚騰中丞之疏敢盜虛名烹魚得故人之書有慚善
頌褒語過榮於華袞交情未絕于布衣光繁珠璣春圃
蓬華七葉莫報三復深藏恭惟其官積善之餘流芳甚
遠攀龍鱗於南國喬木之家獨存展驥足於兩淮甘棠

之笏故在有先覺親涵泳於麗澤宜後昆益浚治其深
源左圖右書窮往古來今之理朝經暮史非尋章摘句
之儒稟賦抱剛明之資變化成精粹之氣學惟為己言
必驚人久盤礴於胸中時發揮于筆下錦心繡口將追
韓杜之踪鐵畫銀鈎欲接鍾王之武或笑談資釋氏之
空性或游戲假莊生之寓言不私其身將用于世登青
雲而排閭闔萬里壯遊紆墨綬而佩銅章一官自試謹
出入納之司而會計當習平準之書而輕重通暫停真
海之鵬程小聽華亭之鶴唳方聞名之籍甚忽賦詞而
歸來謂宜綴視草之清班乃復作爛柯之仙隱江山行
大猷之政北部應無狐狸禦水傳孟郊之詩西臺當有

鷓鴣念某天資椎魯學問迂踈道則高美若登天不可
幾及邇出涯涘而觀海奚以自多頌方仰彌高鑽彌堅
豈謂德可久業可大鷗鳧野性浮于江湖則誠宜駕駘
短材加之羈勒必致蹶雖魚吟風弄月自得之樂亦有
傍花隨柳適情之遊夫何為哉如斯而已固敢要鄉黨
之譽復懶曳王門之裾誤動長官之知塵以秀才之舉
已非素志徒增汗顏踰垣而避豈自高掛瓢而飲亦可
喜昨已投書而辭謝忽承賀語之殷勃感極而慙懷之
弗替其惟知慕學寧冀榮身沮溺之道非中庸亂倫焉
可孔孟之言有天命躁進何為復有誨言幸毋棄我

賀趙滋澗除行臺治書啓

恭審 北闕傳宣南臺貳憲橫榻異敷沐雨露于九天
簪筆總橫凜風霜于十道小人破胆君子彈冠伏惟某
官浩氣蟠空清規照世由學而大中局全以體仁無欲
故剛外物不能屈己見善有如不及除惡惟務蘊崇既
尊所聞行所知使頑者廉懦者立橫流砥柱疑事元龜
馳別駕以開衡岳之雲鼓歸棹而載湘潭之月教詩書
說禮樂樂以忘憂制芟荷集芙蓉確乎不拔產棟梁固
為時用豈丘壑所能久留允稱臺中之評起持浙右之
節風飛雷厲鬼泣神號澄清登車破吳會姦貪之黨便
直發粟活江瀕阻飢之民當道適逢於豺狼噉 逢
於鵲蚌鮮紛糾于盤根之際還舊貫于立談之間至今

去思傳為奇事峻躋烏府高泛紅蓮謂分司處荆揚之
遙俾舉職居京畿之近締知 明主亟稱直臣使者被
繡衣 上注意海邦之右天孫織雲錦親承恩香案之
前威感山川光生原隰七即遽興善治列城自無冤民
行屬縣而雨隨祭東門而暘若所操公溥自契神明進
陟副端寔符衆望昔在廷皆知憚黯今 印無以易充
白簡絳駟耳目暫司於察視內屏黃閣腹心有待于論
思人所共期理之必至其愧識韓之太晚辱知管之最
深鯁生得上於龍門欣逢盛事賀客敢私於燕廈用布
歡

賀憲使敬威卿除江西叅政啓

恭審渙奉 明綸升叅大柄外開政府任尤重於洪都
高炳台階輝旁周於南海除書甫下迓吏斯來切惟
天朝分省之規蓋循晉室行臺之制德澤欲加于萬里
嘉謀兼賴於衆賢肆選真才共興善治得人無兢有識
交懽恭惟某官奕世簪纓在庭詩禮溫良豈弟藹和氣
以接人中正直方肅秋霜而蒞政仁心及物雅量鎮浮
寃元經一字之微大闡乃翁之奧學萃正史百家之義
親承外氏之遺文皆自得之筌蹄庸發揮於事業廉貪
立懦澄源清流出阜邦財優游煮海之利貳司國憲增
重橫榻之威均賦貢於版曹進樞謨于宥府從容引退
簡眷益隆持斧來海瀕勝之之名舊矣攬轡清天下孟
博之志慨然惟舉宏綱豈苟細物去良苗之稂莠新泮
水之宮墻原濕光生狐兔迹掃衽喜福星之徧照俄驚
化雨之遐沾毗贊鈞衡暫處藩維之遠燮調鼎鼐適居
廊廟之尊某自揆迂疎誤蒙頒予欣聞異渥已陪燕賀
之行欲既惟悰復贅魚緘之贄

賀蕭北野萬戶破賊啓

北野四世祖御史大夫開國元勳南方之役戾
聞命立行與小校三人晝夜兼行八日至贛先
是諸軍會者數萬萬戶十餘人皆領望莫肯出
兵戾至詰前失自從輕軍衝盪擣其巢穴且與
衆預定滅賊之期後皆如所料都帥命諸將羅

拜以寵之

後學金華許某

右某啓共審征蠻任重平蔡功多勇而有仁鼓三軍之士氣筭無遺策奠千里之民居露布升朝凱歌載道嘗謂兵雖凶器武以止戈堯舜時雍且命臯陶作士虞芮既質猶迎太公為師居安慮危有備無患故于農事之內即寓農軍政其中蒐狩在田已辨鼓鐸錫鏡之用門芟闋為陳復閑坐作進退之方靜足相維動而必克後世募從之制起三代詰糾之政荒聚不義而授不仁忽者敗而貪者破效死則可為也不教是謂棄之然而勇不在師智當謀帥能將則多而益辦善戰則弱可敵強

自平吳而論功已修文而為治桃林牛華山馬武事何庸却數鳳宮沼龍休徵備至方四海之咸若俄一隅之震驚豈易牧之失宜致草竊之肆毒固將安潢池之衆奈久聚綠林之群天討有加官軍既集當決機而取勝乃列壁而深居欲尚巧遲斯養虎以成患不如乘勢將縱賊而遺誰顧方畧之如公宜簡知而有命共惟某官山河間氣宇宙英風擊南溟之三千吞雲夢者八九偉哉異器篤生名家漢室龍興鄼侯之功第一周官虎氏丁公之爵殺傳學泉流而淵涵思雲停而水止垂弧有四方之志投筆建萬里之侯說禮樂而敦詩書在軍旅不忘俎豆以其餘力旁及百家談炙轂而何窮事應機

而必中令下之日行不違時服矢韋弓素學固萬人之
敵披甲上馬用奇將三騎而從視彼釜中之魚小試囊
底之智司馬八日至関右神速折新城之陰謀光弼中
夜入洛陽號令變行營之精彩披地圖而知險要數軍
寔而簡卒徒間謀既明姦詐盡露肆衝突而莫禦漸散
離而就擒徵則游鳧須伏波而可滅智高小醜待武襄
而後平剪除鱷鯢廓清烟瘴戒干戈之載戢惧玉石之
俱焚亦有旄倪甘從俘虜召見諸侯將皆膝行而入門
右招十九人設血飲以成事山川如舊烟火復安競笳
鼓而歸來羅縶鞬而迎拜人爭趨而賀戰勝公自退而
不言功颺鼠甚微豈盡千鈞之發海鰲能巨試看一鈞

而連有深蘊而未揚寧淺窺之可測我知己審言大非
諛其與鹿豕遊後燕雀賀聞鷄聲而起舞烏用腐儒銘
麟閣而贊勲以俟君子無從抵掌徒切傾心謹具啟事
塵賀伏惟台慈俯賜鑒念不宣謹啟延祐二年十一月
日後學金華許某啓

文

復張子長文

二儀塊 萬彙阜蕃氣立乎表人生其間得形質之正
賦性命之全軀七尺而充塞宇宙量方寸而包括乾坤
備其體而極其用唯聖人其至焉若夫哲人知幾君子
務本微顯闡幽探頤索隱相彼稼穡基以耕墾步終海

岳足始尋引戰：兢：勤：懇：豈曰能賢惟惧不敏
蓋其一心危微萬變叅伍下器上達來今往古融一理
而會通貫萬事之旁午學不完于至善人雖生而何補
爾乃反身而誠脩己以敬心存道德膺服謨訓期不遠
以樂顏必有事而希孟欲內外之兩得豈口耳之四寸
及乎心廣體胖面晬背盎知本先而末後乃旁通而曲
暢稽理亂鑿興亡涉百氏獵騷莊或遊戲翰墨或發揮
文章既自得于崑勉隨所往而徜徉其家也甕牖華門
水飲蔬食秋燈簡編春而未耜入則家庭無間言出則
鄉黨有美譽吟風弄月總閑情隨柳傍花皆樂意其通
則致克舜達禮樂振遺音返淳朴富貴若固有俯仰無

愧忤然藏器待時居易俟命靜而有常動必以正不矯
矯以潔身不汲：以干進嗟小人之務得非君子之所
性至于啣嗉唼訾卑疵蟻趨望塵下拜自鬻上書營蠅
苟狗羶蟻餌魚勢引利導身辱名污何其謬哉亦有偽
行釣譽假隱求知世俗易周君子可欺少室索價北山
勒移亦何取烏頽余下學慕古莫企小從大違寸進尺
退功期九仞業止一簣晝荒遊而放心夜起舞而攘袂
道途修躋天更長歲月蒼茫水俱逝以為詭隨非計便
佞之才稽往事以慷慨懷良辰以徘徊苟有狗以達義
寧不俟乎良媒何好友之未述乃飛書而見識羨子夙
知尚友古昔範謨經訓馳騁史籍雖百家之縱橫猶三

餘之特撫目五行而俱下口一誦而終憶援弓矢以有待茲墉隼之可射尚宜致廣極高抑鋒止銳茂葉發于深根大聲出于宏器誠既積而莫揜道何遠之不至殷勤畢余言庶幾感君意

代副使趙公祭札忽得平章

惟公稟天地之清氣為一世之大人工師之表國家之珎學備體用心抱經綸剛健如中流砥柱屹立而不可屈廉介如秋霜夜月精潔而莫翳以纖塵小人望之以為毅然不可犯君子即之則粹然春日之溫居家制行肅以孝聞非惟日有酒食之饌必婉容養志以娛親其出而仕也以澄清天下為己任進而升於朝也拳

於堯舜其君民兩總憲綱維貳衡鈞面折廷爭有回天之力垂紳正笏立於堂陞其精神風采足以屬乎大臣退恐惟懼其不遠進賢惟恐其不伸銜命而使於四方見巨姦大慙必去之如農夫之務于芟芸位居廟廊之上而一區之室僅可以容身儲無儻石而飯蔬飲水一童僕以自奉惟事親延士則曲致其殷勤嘔清時猶有虎狼之橫道欲起而驅之庶幾乎風俗之淳固將盡其忠節柰適嬰乎逆鱗被之以榮祿之美號俾調燮于萬里之岷岷扶老母携幼子跋涉於中道積憂勤感霜露竟長逝於淇水之濱逆旅蕭、傷哉公魂公之生三十有九年而清名巨烈足流芳萬世者克塞乎乾坤死

生壽夭貧富窮通固天之所命亦胡不勲遺以福斯民
公收：為善而造物者報之乃如此彼蒼、不可問而
幸有此不死者存天下有識者蓋莫不為公惜某昔嘗
受知而引置公之烏幕今尤憤惋而悲辛某司糾南邦
不能匍匐以發一慟臨風遙奠以薦其繁蘋靈魚不在
來鑒盤殮

代副使趙公祭王仁卿中丞

巍：神州正氣所鍾篤生異人出為鉅公惟公之心既
明且通惟公之學全天之衷學造其原知至理窮用先
其本孝弟盡恭親闡豫悅閨門肅雍復以是心移之於
忠集賢職近樞揆位隆屢司邦憲穆如清風非苛而明

非察而聰美必將順闕則彌縫收：奉 國蹇：匪躬
移疾勇退冰將徵庸文章端家星宿羅宵退然外吳浩
然內克近而即之春和日融人登公門延款顛：不棄
薄德不絕童蒙入聽公教荅問撞鐘出醉公德如酌醇
醲有夷之清其量能容有惠之和介存于中小人自遠
君子所宗未周六甲炯：雙瞳胡厭斯世入于幽宮既
富康寧好德考終令聞廣譽南北西東有子承家克蹈
厥宗公其不死人毋哀恫某昔受公知化冶陶鎔座捧
簡白池泛蓮紅司察東南踪若飄蓬既聞訃音已越秋
冬遙陳一奠樽俎不空酒榖芳香染盛潔豐山河阻深
虎豹蛟龍魂神應感萬里皆同颯然來享去匆匆：潛

然出涕不知所從

祭朱治中文

天賦異質切磋早成握珠抱玉莽然有聲龍門峻深風
雨一躍出叅賓筵坐資畫諾乾旋坤移即捲而懷婆娑
山林肥遯日嘉伯夷既歸伊尹亦聘欲潔其身豈義之
正美錦能製屏星列乘威行惠孚教興訟平棠陰已成
菊圃方樂金章望門舟移夜壑酒醪鍼石遺愛在人此
心之推一事之仁公之文章光艷不知人知子雲寧俟
後世丹旌翩、將返故宮竟無不知來鑒予衷

書

上宋經歷書

八月三日後學許某再拜致書經歷先生閣下書曰凡
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則念之夫庶民至衆也焉得人
人而察之故孔子曰舉而所知謀猷有小大事為有難
易所守有誠偽難制者心也難明者理也難窮者事也
以難制之心究難明之理而應難窮之事或中焉或否
焉未能定心而不外求者類然也人豈易知哉故大禹
曰知人則哲為政以得人為先雖十室必有忠信况大
邑通塗肩摩袂屬豈無遺逸而在下者上之人不能援
而進之使之阨窮而莫敢告是之謂棄才舍有所藏用
有所行而乃招之不來挽之不進知自潔其身而不為
天下慮嚮、乎木石居而麋鹿交是之謂亂倫或援之

或推之不度其德量其力外以欺于人內以欺于心囂
囂然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惟恐自鬻之不克售寔乃
嗜利無耻之人耳是之謂不知命棄才不可也亂倫不
可也不知命尤不可也君子適其可而已某生三十有
六年矣少經喪亂及長奔徙流離艱難險阻無不嘗之
三十而知學聖賢之言是誦仁義是求猶望洋而莫知
所止企宮牆之美而不得其門惟無先人之廬以蔽風
而負郭之田以供饘粥故日與叟者甘於呻耳騷心
以自給其弊縕蕞亦異數學之半而有進於萬一焉
耳先生過聽將謂有所抱負乃欲引而置之掾史之列
其亦欲免其凍餒而已耶抑將有所任使而望其有補

於公道也夫某以椎魯之資遲莫之學而先強仕年處
激揚之地其不殆于事也幾希矣古之君子未嘗不欲
仕道可以濟天下德足以致中和自脩者已至然後思
及乎人然豈汲於進哉未至於此而且汲焉則為
養為貧者也為養為貧而仕抱閔擊柝可也乘田委吏
可也浙水東七郡戶不下數百萬食祿者千餘人利害
休戚進退黜陟皆係乎一司而欲使無一物不得其所
澄源而清流彰善而瘴惡樹之風聲而示之成憲其為
任莫重於此者矣某鄙人也而謂可使贊畫諾于其間
耶不幸少孤而不逮事雖欲養誰為養一身之貧則食
其力以自足顧敢見得忘義而為知人之累耶若夫和

而不流剛而無虐政：為善諤，在庭大府豈少其人哉而其則未能也。勾稽簿書署名案牘行入隊趨進旅退旅伺官長之顏色為喜惧尸素而優游者闕下何取焉而其亦以為愧也。夫鳥俯而啄仰而窺終日經營而不能飽莫寄于一枝而有風雨之憂鷹鷂之虞方且搶然而鳴飛嘎然而鳴悠然而自得也。主人見而憐之網羅而得之飲食之振拂之置之華堂之上而日寓目焉視其毛羽日益衰光彩日益弊蓋其樂故曠而畏拘檢也故不若任其性為愈爾。某之志有類乎此故薦其說以終之願先生垂察焉某再拜

上李照磨書

八月三日後學許某再拜獻書照磨彝齋先生閣下學之為道難矣哉洙泗諸子得聖人為之依歸諄：然命之者至矣然其才有高下則其得有淺深如天降時雨溥博洋溢而地有肥磽則生民不能齊也聖人之道大而公故其發言周而密自今推之縱橫反覆無不從容中道當時惟顏子明睿純粹故與之言終日不違曾子篤寔深替故獨聞一貫之旨顏子早沒其學不傳曾子傳之子思孟子其書出而道益明白餘傳之愈下則不能無弊豈惟不傳至莊周荀卿李斯之徒而後有失也雖親而炙之其語言有不能肖於聖人者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之類是也所謂學優而仕者誠是矣而

謂仕先於學可乎仕者上致君下澤民匹夫匹婦不獲
自盡則責有所歸其可嘗試哉雖然子夏有為言之也
列國大夫世襲其任盖有未學而食祿為政者矣然不
明所以立言之故使後之急於進者指必以文其不學
之過其弊乃見爾孔曾思孟則無是言矣聞也謂吾斯
未能信則子說由也謂何必讀書則子以為佞曾子之
學自格物至於脩身然後推之國家天下子思謂不明
乎善至於民不可治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其視
子夏之言大有迥庭矣其有志于學未得其門而入者
也貧與賤乃命分內事爾先生命之曰仕則未可也夫
有志於進取者公卿之門形勢之途其足迹未免於數

數強者則進捭闔縱橫之說弱者則為卑詞熾趨之容
甚而苞苴之行筐篚之遺盖不如是則難乎其進矣選
之以公用之而當者盖千百而什一也先生自洙泗載
道而南利欲之私無所撓于胸中奔走之徒無自紹於
門下某每介於賓階而奉清談者惟道德性命而已干
祿之言未嘗進也今乃力以挽之謂某有知己之道則
可矣而於某之心則有未察也故敢為矯潔之行以要
譽乎環顧其中未見有可行者惧蹈夫仕優則學之失
耳假之數年得以饜飫乎六經優游乎百家叅稽於史
傳全鉛刀之利庶幾一割焉其成與否則天也莊周曰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翼也無力以尺寸之翼駕尋丈

之風而欲以是干青霄薄飛鵬不為蜩鶯之類也幾希矣其何敢焉其再拜

荅吳正傳書

大易畫而人文開典謨作而大道著聖：相傳至夫子而大明孟子歿則日以晦矣濂溪浚其源程張疏其流朱子放而極于海可謂光前絕後宜其悠久而無息也今朱子之書滿天下誦而習之者豈少其人能升其堂而闚其室於今幾何人哉去其世若此未遠猶且如是則繼今以往其明晦未可知也堯舜之道孔子集其大成中雖有晦明無害也孔子之道朱子發其大全中雖久晦無害也今朱子之言滿天下誦而習之者既多安

知不有知朱子如朱子之知孔子者亦未須預為之憂也竊獨自悲抱朱子之書而誦之者若操扁舟下滄溟遇風濤而失楫楫：乎無所底止方憂己之不服尚敢憂人哉足下氣質清淑求之于朱子之書凡所誦言既已得其要領矣方且遑：若有所不足諱：若有所求是不自貴夜光之明而欲求熠燿之助也雖然辱交既深固知足下之心無不誠而言無不信來書云：蓋亦真以為有所未足而欲求之耳貧而求于富寡而求于多固宜矣其之才之學不逮于足下遠矣而且以是求蓋將警省其昏懦鞭驅其駑怯真不屑之教誨也奉教以還三復吟誦初躍如其喜且惕然而惧故達而不以

書對者有所不敢也今足下以此為疑蓋深惜暗投其珠耳姑誦聞之于師者以復足下昔文公初登延平之門務為龐侗宏濶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耻小延平皆不之許既而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朱子感其言故其精察妙契著書立言莫不由此足下所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兩言固學者求道之綱領然所謂致知當求其所以知而思得乎知之至非但奉持致知二字而已也非謂知夫理之一而不必求之於分之分殊也朱子所著書蓋數十萬言巨細精粗本末隱顯無所不備方將句而誦字而求竭吾之力唯恐其不至然

則舉大綱棄萬目者幾何不為釋氏之空談也近日學者蓋不免以此失矣吾儕其可踵而為之乎抑愚又有所聞聖賢之學知與行兩事耳講問辨詰朋友之職也至於自得之妙力行之功他人不得與焉非自勉無所得也某雖愚鈍然不可謂無志于此足下於斯兩者涵泳從容精修力踐旦有得幸明以告我賜中流之一壺則感責善之德深矣

上劉約齋書

道於萬物無所不在用物而中於道與否則存乎人均一事也彼應之則非此應之則是非事物之理本有是非也人於理有明不明而措諸行事有當不當爾昔者

聖人與天同道建皇極于上天下之人莫不服其睿知而懷其道德與之俱化而不自知其所以然雍熙：圍于和氣舉天下無一事一物不得其所此不言而教不動而化堯舜之世比屋可封者為是故也蓋陰陽運行無息純粹清明之氣常少而錯糅偏駁之氣常多故聖人不世出其得氣之清純而受大任者既立乎其位而化當世矣又深慮夫繼之者未善而晦斯道也故不得已而後立言此其以天之心為心而亘宇宙同胞其民也孔子之聖適逢天運之失常而不得立乎其位以化當世又憂後世聖人之不復作也故取前聖之言而折衷之以為不可易之大經萬世之下道之顯晦則係

乎人之明不明而載道之器未嘗不全於天地之間也詩以順人情性之正易以謹事變之幾禮以固其外樂以和其中書以示聖賢之功用而春秋以誅賞其善惡孔子之意豈不曰吟咏乎詩以養其原涵養乎禮樂以成其德應事則察乎易之幾使知懼於春秋而取法書也易禮樂詩循天理緣人情品量節制猶若有意為之書與春秋則史官紀當時事寔尔孔子恐史之所錄記善惡混殺不足以示懲勸於春秋嚴其褒貶之辭使人知所懼於書獨存其善使人知所法故春秋之貶辭多而褒甚寡書則全去其不善獨存其善而已雖桀紂管蔡之事猶存于篇蓋有聖人誅鉏其暴虐消弭其禍亂

獨取乎湯武周公之作為非欲徒紀其不善也是故羿
浞之篡夏幽厲之滅周畧不及之觀此則聖人之志可
見矣然則書者紀聖賢盛德大業之全書為萬世之師
法綽：乎有餘裕雖火於秦而沒其半未害也後聖人
而作史者法於春秋作編年而不敢加褒貶法於書作
紀傳而不敢獨存其善而去惡况傳聞之謬誤考察之
不精輕信而不揆之于理其誣罔聖賢變亂事實者多
矣以堯之聖書稱明峻德親九族而史遷輕信以為堯
舜同出於黃帝著於帝紀堯以二女妻舜是從曾祖姑
配曾族孫也謂之明德親族可乎以微子之忠賢孔子
謂為殷之仁而劉恕輕信以為微子抱祭器歸周列于

外紀以殷王元子殷未亡而遽歸周是賣國自全之人
也謂之仁可乎即二典微子之篇而觀之則誣罔聖賢
之罪昭矣諸若此類可勝舉哉温公編年之書其大義
間有未明朱子既釐而正之前乎此惜乎猶有所未暇
也抑外紀成于劉恕困病之中亦非得意之書欤先師
仁山金某吉父生於外紀既成數百年之後而於書逆
求千古聖賢之心沈潛反覆覺與史氏所記者大異於
是脩成一書斷是唐虞以下接于通鑑之前一取正於
書而兼括易詩春秋之大旨旁及傳紀諸子百家雖不
敢如綱目寓褒貶於片言隻字之間而網羅遺失芟蕪
繁蕪考察證據坦然明白其於書則因蔡氏之舊而發

其所未備其微辭奧義則本朱子而斷於理勒成若干
卷名曰通鑑前編其受業師門昔嘗窺一二而未獲
見其全書至于病革猶刪改未已將易箒則命其二子
曰前編之書吾用心三十餘年平生之精力盡于此吾
所得之學亦畧見于此矣吾為是書固欲以開學者殆
不可不傳然未可泛傳也吾且歿宜命許某次錄成定
本此子他日或能為吾傳此書乎某聞之抱書感泣今
既繕寫成集矣吾謂君子之身存而其道之行不行者
天也身亡而其書之傳不傳者人也先師學於北山何
文公魯齋王文憲公師友之門而北山實勉齋先生之
高第其為學也於書無所不讀而融會于四書貫串于

六經窮理盡性誨人不倦治身接物蓋無毫髮歉可謂
一世通儒嘗有大志于天下而不見用其命也夫平生
所著書今或有傳者矣而此編上論堯舜以來皆聖賢
功用殆非他書比身沒且十年而未克傳則人之過也
蓋山林之士未嘗光顯于天下雖抱瑰奇人安知而信
之必得當世大人君子一品題之然後可以發其蘊而
新人之耳目庶幾有信之者韓退之擅一代之名其文
可必傳于世島郊湜籍之徒獲交於退之而其名至于
今不朽先生紹魯齋先生許子之的傳而許子之學亦
出於朱子則先師未嘗不同其原也先生於文章今之
退之也得一品題之冠乎篇端則是書可行于今傳之

於後必矣古人非窮愁不著書先師之身亦窮矣而此書則未嘗發于愁也凡憤惋悲切感激奮厲形于言辭僅足發其心之不平而非所以公天下也然而傳者亦多矣今以公天下為心著書以利後學乃反鬱而未傳則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使未傳之書因一品題之而得傳則先生成人羨之心盛矣後學拜先生之賜大矣然其書之可傳否也則惟先生進退之

回南臺都事鄭鵬南晚點書傳書

某比者方獲一識荊州未能從容奉教而除書亟下高步烏府拜別之日殊深快然嗣後屏居窮山幾與世絕詢候之敬弗克尋問便郵以伸彝義惟有江東暮雲領

引西望以寓傾向之懷耳即日伏想蓮幕優游履用納福近辱肅候傳示教命俾點書傳舊不曾傳點善本前輩方欲辭謝又恐有孤盛意遂以己意謾分句讀素學淺陋不能識知聖經賢傳旨意錯謬必多惟高明正之可也圈之假借字樣舊頗曾考求往：與衆不合今以異與衆者具別帙上呈標二舊題為蔡氏書傳謹按古采傳註必先題經名然後曰某人註如易王弼注書孔氏傳詩毛氏傳鄭氏箋未有敢以己名加於經上者今羅以通前題曰蔡九峯先生書傳使死而有知九峯於地下敢安此僭乎况羅以通全竊九峯序意自為序文昭揚于前而于九峯元序附於書後其不知義甚矣某

輒以紙重護元標乞命善書者易題曰書蔡氏傳庶幾於義而安未繇叅承即日餘寒尚峭惟冀若時以道自重

與趙伯器書 延祐乙卯

自子敏教授去後乏便不克寄書日來想為學日益令祖相公尊履壽康尊父令叔動止咸吉今歲留山中頗得絕人事與朋友旦夕相語溫習舊聞微有新得但日力不及而寸心摧阻非向時為學比其進蓋若挽強弩尔思溫一疾竟不起五月十七日已成長往心墮膽裂魂消神喪不知所以自處也始期一二年間為畢室家之顧付以祭祀之責而某得以絕俗謝交優游山林以

俟天壽之命而造物見誅變生意料所不及常以人之喜動而務進取者為不安義命而未必遂其汲汲之心其切：務退以求保全所界賦不欲戕之尔天乃區區各一靜亦不以見畀何耶今則進退無據後顧深憂將何為也吾子聞之亦能為一嘆否王希文志甚專力甚勤網每為虛曠玄遠之論而欠循序縝密之功大率得之朋友漸漬日固日深遂以為本所有也數月間痛為刮除知就平實近來年少氣銳喜怪散常妄想高大而不知有細微每：論如此吾子知所向方希文談道吾子純粹不絕口固知不為搖撼否則迷不知復流為誕妄非小失也與希文暫歸城府舟中觀吾子贈行序

文有訐直之風無溫厚之氣多自廣狹人之意少遜志務敏之心且在我者或未能盡超脫乎此則為是說亦太早計而自欺矣道固無所不在聖人脩之以為教故後欲求道者必求諸經然經非道也而道以經存傳注非經也而經以傳顯由傳注以求經由經以知道蘊而為德行發之為文章事業皆不倍乎聖人則所謂行道也傳注固不能盡聖經之意而自得者亦在熟讀精思之後尔今一切目訓詁傳注為腐談五代以前姑置勿論則程張朱子之書皆贅語耳又不知吾子屏絕傳注獨抱遺經其果他有得乎未也不然則梯接凌虛而遽為此訶佛罵祖耳由是觀之吾子之氣亦少銳歟且序

文見褒者則為太過而某平生之學未敢外先哲之言以資玄妙也固疑此文有激而然識者觀之或有以窺吾子不可不謹也山中朋友從愚成幾微一書多得助所不及欲借前大地圖校正幸稟令祖相公得暫付至以備參校或希文家人或別有約便實封寄何教授處希文歸日必可返璧不致浮沉也此身若拘囚不可復動未知何日千萬惜日問學為正之歸毋負向日歲寒之言幸甚

代人上書補儒吏

某月某日後學姓某謹熏沐裁書再拜上獻于某官閣下周官自公孤至下士凡八等外取於諸侯內舉於學

校皆以德以才大夫而下大事則從長小事則專達是受一命以上皆得以行所學而遂其志其贊治之吏曰史則官長所自辟蠲其課役而使之造文書給趨走而已謾不敢可否事漢初用蕭曹為相國而士人皆出于吏是以由吏入官者終漢世不草自縣郡佐史斗食吏進而為公卿者徃々多碩德大才如于定國丙吉薛宣袁安楊震之徒數十人皆是選也然雖為吏其于政事進退予奪皆得預參廷辨面爭不專以詭隨為事是周之吏賤而漢之吏貴矣 大朝式考古訓自吏擇官故由吏而升為公卿者不可一二數今 聖天子下明詔設科取士而官之德至渥也有不得預于此者則使由

吏以進夫取才於學周制也選官於吏漢法也由儒入吏由吏拜官則兼周漢之任人然則今之為吏者可謂貴而士之生斯世可謂幸矣其幼而誦長而習亦思以自治其身者有及乎人而欲進無道固知等門非鼓瑟所也方今文運開明茅拔彙征而某猶且佔畢呻吟於窮閭之下則自棄甚矣今亦既上名公府而平昔局束固守不能自銜鬻立聲譽以動上人之聽而圭竇華門儲無僭石故亦無攀援之勢以為進取之資則是徒瀹案牘不得自奮也惟明公寬仁愛人汲引後進有如不及而某猶且緘嘿不一自鳴則終無可以進之日矣伏惟憐而幸之陽和一嘘轉寒為燠使預於斗食之列誠

冀平日小有得者一試之爾亦豈敢望復有升陟如漢
之為吏者哉惟明公鑒之其再拜

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之三 終

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之四

論

學校論

三代取士於學校為致治之術後世養士於學校為飾治之文治道所以不同者在於學校廢興而已昔者聖人有高世之慮絕人之智舉天下而經綸之以為人材不足以為治而衆人者非教誨鼓舞之不足以成其才此學校所由興也自閭里之塾至於黨庠術序國學教以三物造以四術尚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其教之也詳而取之也嚴是故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用者無不材之士以天下之大付於人理之而皆求備於學故學

校者為治之原也聖人百世之師事不師古而徒曰我善為治而不本於學校不法于三代吾未見其可也嬴政破滅吾道非毀聖賢銷簡編而尚鋒鏑左仁義而右謀詐遂使百世不復見三代之善治者秦之罪也秦不足道也繼秦之後足以有為之時屢矣將大有為之君時出而習聞其說樂為其所為設科擇人而不取於學校其流至於以文辭翰墨計天下之士亦陋矣然則使百世無善治者非獨一秦也魏晉以變詐攘奪得天下烏足以知此陵夷至於隋俗益薄而偽益滋道日喪而文日勝雖或開學校聚生徒養之不能用教之不法古唐宋之學徧郡縣得其名未見其寔大抵失於養士以

飾治尔夫天下之人皆習今而厭古以耳目之所迨者為常一旦捨其舊而新是圖則將驚駭眩瞶而不知所止事之既失不遠而復可也隳三代之法者固秦之罪復三代之古以救秦之弊者寔漢之責東都光武起自諸生故功成而興學明帝尊敬師傅臨雍拜老開學館招經生近古為盛亦不過舉祖宗之舊法未能復于古也其責豈不在西漢乎高祖馬上得天下間關百戰之餘繼以亂臣翔將承踵接武弓不及彀胃不及免已入於長陵之土矣况以溺冠嫚罵之資輔以叔孫通綿蕪鹵莽之學責人不可求備也文帝時天下衣食足可以施仁義而謙讓未遑惜哉然則使百世無善治者漢文

之過也武帝舉遺興禮置博士弟子倡為章句訓詁之學豈經濟之道哉聖人之教于此盡矣嗚呼或者以為湯舉伊尹於野高宗舉傅說于徒文王舉太公于釣豈必皆學校曰人生自八歲皆入小學及十有五年選其俊秀者入大學以養成之學校之外豈有遺材乎如伊傅太公之倫學成而隱者也堯之舉舜也何如曰陶唐之學其詳良不可得聞而堯舜性者也亘古今一舜耳當此之時比屋可封則其教化亦可知矣禮樂至周而大備非聖人之自私也理也勢也吾故曰為治者不本於學校不法於三代未見其可也

朋黨論

余讀歐陽子朋黨論洞見小人之情狀嗟乎君子之生斯世何其不幸欤愚以為朋黨論之禍固小人為之亦世道衰而君子少也何也以其可以名指而數計也唐虞之名比屋可封可以名指而數計乎惟時小人則可以數計曰共工曰驩兜曰三苗之君曰鯀堯舜之世指小人之名而數計之足以見天下皆君子而惟四小人也朋黨之論興亦指君子之名而數計之足以見天下小人多而惟數君子也蓋嘗論天人之理一致耳天之氣有陰陽人之類有善惡夫陽生於子而極於巳消於午而盡於亥春夏之時雖或有嚴厲蒼涼之氣不能終日以陽方盛不可奪故也秋冬之時雖或有炎蒸溫燠

之氣亦不能終日以陽既衰陰得以專故也以堯之時而四凶人間於其間為善類之玷故務決去若象陽之消微陰不勞力而已復於和氣之中矣陰道既盛陽不得而勝之猶國家之運衰聖賢之君不作羣小人進用而數君子方欲與之力爭而較勝彼陰邪小人必牽引醜類排抑摧阻無所不至馴致其禍自履霜而至堅冰也君子小人不兩立而寡固不可以敵衆勢然尔且黨之所逮非惟居位食祿者而已下而草茅布衣凡行義有以異乎小人者必皆搜擿而無遺夫舉當世天下之善士至今可以指其名而數之則君子之少可知矣易之為書道陰陽而名吉凶者也在夫之上六曰無號終

有凶微陰為衆陽所決雖號亦凶也剥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陰盛矣惟孤陽如碩大之果獨存譬君子在上勢雖孤猶為衆人所仰望也聖人之抑陰扶陽蓋如此陽不可絕剥窮則復君子雖少君人者能用之猶可以為善國且將拔彙以進矣在處之何如耳朋黨之禍始于漢其亡國也不旋踵唐不能監之而又亡宋不能監之而又亡嗚呼使唐宋之君知殷監之不遠而觀象以玩辭則不蹈前人之危轍矣

雍姬論

祭仲專鄭伯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

仲仲殺雍糾甚矣雍糾之不智也國之大事而謀及婦人欲殺其父而先告其女其死宜矣余獨悲夫雍姬之不獲于義也夫非有私憾而欲為賊也奉君之命除逼已者其勢不兩立非夫誅父則父殺夫糾雖為大夫而不如仲之專幾不密則禍立至其言曰父與夫孰親固知謀泄則夫必死身既從人則當天其夫乃不能擇義而以是為問遂至於夫戕而君危惜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人之大倫也一事而三者預焉此君子所難言也非常之變遇之者不幸也雍姬之事非常之變也聖人制禮情之施於所親其等衰皆在於服女子在家喪父母三年已嫁則喪夫三年而於私親降由是觀之蓋

可見矣且父而死君命也泄謀而死其夫猶已殺之也然姬非不知親其夫也蓋昔日未嘗聞姆師之訓故於大義不能權其重輕特卜于母以決其疑爾則未知姬所問之意也盍亦告之以三從之義申之以敬戒之言謂父固所當親而已嫁則從夫者也以是詔之姬必有以處之矣彼以請問之道來乃遽語之以狂悖之語姬以為天下之大義誠如是也遂殺其夫而不顧姬之不義母之教也且人盡夫也之一言豈惟陷其女於惡將使天下後世為人妻而聞之者販易其夫視若奴隸意之所適則雖奔誘弃背亦或莫之禁也壞夫婦之倫傷君臣之義祭氏之妻不容誅矣雖然以雍姬之不幸也

夫不可殺而君事不可敗則將視其父之死而不救欲使姬而知義其處此也如之何諫其夫使辭于君不得命而先仰藥而死不忍見其父與夫之相殘也廢乎其可也

說

夾谷可與字說

穎川夾谷君名立字可與聰明人也好學篤志制行潔脩言語有章威儀彬彬：謂余曰父命以名而友以字吾子其為我說竊以為君之名若字聖人之言也豈容贊一辭而訓詁辭義前脩講之明矣愚何敢贅然以經凡六言而目有四其次第淺深皎然無疑自學而至於立

固已深造進於權則大全矣余觀君之以禮律身以義度物其幾於能立而進於權者歟昔者聖人使漆雕開仕其自言曰吾斯之未能信夫盡心知性以知天苟一毫不自慊不啻為未信也聖人其不知人而誰知於開猶不得察其心之未盡者惟開也自知之明而不敢必是亦為學者師也知人固所難而自知亦不易以余之昏陋企君不可及君明於自知則亦以今之所至驗之聖人之言實其虛而克其所容守其可而求其未可吾見君之化於道矣

姚原魯字說

延祐丙辰五月二十有七日信安姚君過余揖而進自

道其姓名字出書一卷授余曰此吾友贈我以名若字之說君亦幸以教我余取而讀之有述姚君之語曰予名洙父命以原魯代名又贊之曰至哉乃翁之字其子也余謂子生三月父命之名禮也盈天地之間皆物莫不有形與聲惟動物之聲自己出人則靈而用夫物者也物之無窮皆欲以供乎用是以智者緣其形以聲名之然後天下皆知名是者足為是用命之無不如意焉人之類則又有上下親疎之等而以父子君臣之屬名而別之矣然其生也無窮而各欲親其親姑謂之曰子則衆人之所同也故假物托類私以名其子為子者亦知此吾之專名也故有命呼則唯而起其父兄以是而

呼之他人亦得以是而呼自忠質趨文而自卑尊人之禮至於既冠而成人者又緣其名取義以字之所以尊其名則字者朋友之責而以其名獨歸之父兄亦所以全父兄之尊也故曰幼名冠字周道也然周公之於召公原壤之於孔子曾子之於子夏猶直名之而未盡以為諱是則古之道也今姚君自為名而父字之何謂哉乃所顧則使其子學孔子之道歟蓋洙魯水也魯聖人之居也今洙之地非魯矣猶求其原不忘本也聖人之道常道爾載之於經充塞乎天下猶水之在地無往不有也奚陳迹之尚而必求洙之原於魯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於水見道體之流行也夫水漸

涵濡潤無細不入其用微矣及流而為川豬而為海震蕩漂汨汪洋漫衍則物之鉅未有過之者道之費不尤著於此乎觀水必求其原學道庸可不探其本乎道之流行無間形于目接于身錯綜於萬事周或非出于此則統宗會元其有在乎雖然語大而遺細言遠而忘近不知下達學而務上達譬之日月星辰皆天也舉棄之而獨蒼者曰天之全體在是正今日學者之病也抑又有說焉原者水之始也壑者水之委也蒙發于山順而趨下三危之黑水積石之黃流濟之沉伏弱之散渙涓之清湮之濁其始固不可同也及其歸于大壑和比合同始不見其跡無損無益始知其大揚激滂之泉而

雜著

跋潘明之所藏吾丘衍書素書

道備於六經語孟學者舍是則無所歸周衰老聃家先出其言不能合乎中庸然平陽嘗用之於漢蓋其清靜為宗而以柔道行之所守者亦約之故也世傳黃公素書其老氏之徒歟子房千載偉人精忠貫日月英氣蓋宇宙時然後言動中機會功成志遂明哲保身三代而下一人而已自今觀之子房之心學果盡得之歟書乎

昔時地上授受果今之書乎不必深論也明之潘君學道本於經而旁通曲究見素書而喜之蓋景慕子房之為人而併及其書也道在天地間亘古今若一賢人君子得之者如合符契惟其所遇之時不同故其設施有異尔倘使子房生三代盛時亦必興禮樂致文明功業不止如是而已故效先覺者當探其心不當泥其迹沙丘之馬牝而黃九方臯可謂善相者矣明之之意豈果書云乎哉明之所藏本武林吾丘衍書衍以小篆妙今世此卷尤可觀

跋陳君采家藏東坡墨蹟

伊尹元聖一德身任天下其就湯就桀動皆至誠固不

可以後世常人之心議之也子厚東坡之論亦各有所見尔坡翁詞林翰絕古今其片言隻字皆可寶此紙筆法精妙凜有生氣觀之使人興起陳君其為天下寶之

跋妙沙經

彞倫常典萬世不可變者經也古之聖人法言懿行載之六籍而垂示終古者是已曷瞿氏之言類名經其道可常耶否耶吾不學之不知也抑嘗聞釋氏之徒誦其師之言雖不可與吾道合要皆以調伏此心為主而後可以盡其性至於禍福因果則其論之下者也楊德公夢有告以妙沙經旦求於人而得之謂善果可由是致然以為世罕有而人或未信也質之於習其道者而信

且欲求言余辭以不知而請愈力余謂天下之言雖道不同亦各有理妙沙經之理何在耶吾不知也夫夢坐於想與因非想與因則心未有所主故爾昔人夢鹿而得鹿是亦想之類今夢經而得經其想耶其非想耶吾亦不知也

回南臺都事鄭鵬南晚點書傳書

蓋鄭有讀書凡例之問

其比辱指使點正書傳不揣蕪陋弗克辭謝輒分句讀汙染文籍高明不以為鄙而麾之旋拜書教詞旨謙抑若待君子某何當敢讀書凡例亦非所敢知其少年謬悠為貧賤所奪不能力學故根微源淺所達幾何雖一登碩師之門其所成就如斯而已讀書之法無過熟讀

精思詳問明辨無他道也但恐大師宿儒有自得之學非晚輩所可測識者耳千里相望無由侍立下風即日春莫暄暖伏冀順時為國自重

跋趙閑閑註心經

先王之道以養生送死繼志述事為孝浮屠氏欲以真空悟人而謂亦可覺死者故凡天下之為子者莫不奔走趨事庶幾祖考之一覺於魂揚魄落之後其不靡然而後者鮮矣院判白公飯僧以薦厥考而閑閑趙公書心經以遺之誠足以為孝思之助耶抑遊戲翰墨而已耶觀其表章句義若有自得者則其志或可見矣此卷失而復得子通其寶之而觀院判公所以孝其親者而

勉繼其志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固不必切：於覺云也
右金正大八年樞院判白某飯僧薦父閑閑趙
秉文亦與交因書心經遺之且自為註釋其卷
失之己父曾孫子通為御史掾行部閩中復得
之

書菴贊為石抹執中作

典謨訓誥其名為書經史百氏書之類與古今立言浩
若烟海學貴博文旁搜遠采智哉君子菴以居之書契
以來罔羅無遺燕坐斯菴熟玩精索日就月將知至物
格萬言參錯一理混融斥排異說信執其中書亡道存
心化神應待變無窮何出非正

北野兀者贊 并序

夫道寓有形心妙象理物無大未有違乎道心雖
微未始遺乎物也故能全其德者能用物不則杆
格而不通跌蕩而無據感於外并喪其內矣北野
蕭侯以兀者自號是全其德而用物者與且彼已
相形重此輕彼囿于形者也擴然無迹物我俱亡
達者之觀也自物觀心則心可均自私用智則去
道遠彼兀者能正以止衆其全於德者與或曰莊
周所謂道德固同於吾耶侯故儒家其名之也何
庸夫燭火之光足以繼日月之不及桔槔之汲可
以濟雨露之未濡彼有取焉而取之豈能亂吾所

謂道德者哉又曰兀者傷于形者也奚可貴彼固曰外形骸而有尊足者則戾之意蓋欲愚智晦明以全其德者也

作兀者贊

魯鄭有人無形心成遊形之內保始之微塵垢不止以鑑之明羿之毅中命也不中唯不知務是以輕用人以其全笑吾者衆受命獨正遊心乎德死生不變萬物皆一直寓六骸何有乎兀莊周寓言洗洋自恣孟軻亦云辭不害志有本如是是之取爾

李齊賢真贊

目秀眉揚神舒氣緩妙手描摸毫髮無間形色天性所

貴踐形人見其貌莫知其心我知若人交養內外和順積中眸面盡背朝瞻夕視如對大賓力行所學無負其身

題趙仲明神

氣清而腴髯漆而疎二十餘年貌肖不渝蓋人可見者君之面其不可探者有周象之珠進之退之無愧此圖

趙昌甫詩卷

昌甫以辛丑歲副月魯花使宋大臣阻蔽不使廷見拘之他所月魯花病卒昌甫欲自決不果囚繫三十六年大兵下江南然後歸

馬宏不殉王忠死常惠終隨漢節歸寧國折衝無善策

使星千載自光輝

答或人問

太極圖之原出於易而其義則有前聖所未發者周子探大道之精微而筆成此書其所以包括大化原始要終不過二百餘字蓋亦無長語矣謂之去無極二字而無所損則不可也太極者孔子名其道之辭無極者周子形容太極之妙二陸先生適不燭乎此乃以周子加無極字為非蓋以為太極之上不宜加無極一重而不察無極即所以贊太極之語周子慮夫讀易者不知太極之義而以太極為一物故特著無極二字以明之謂無此形而有此理也以此防民至今猶有以太極為一

物者而謂可去之哉朱子辨之精而曉天下後世者亦至矣此固非後學之所敢輕議也此外則無可疑可辨者矣非朱陸二子之思慮不及也太極兩儀之言圖本於易也而兩儀之義則微有不同然皆非天地之別名也易之兩儀指陰陽奇偶之畫而言圖之兩儀指陰陽互根之象而言也易以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圖以一而二二而五五而一一而萬者也易以陰陽之消長而該括事物之變化圖明陰陽之流行而推原生物之本根圖固所以輔乎易也惟以兩儀為天地則大不可以易之兩儀為天地則四象八卦非天地所能生以圖之兩儀為天

地則五行亦非天地所可生也夫太極理也陰陽氣也
天地形也合而言之則形稟是氣而理具於氣中析而
言之則形而上形而下不可以無別所謂圖以陽先生
於陰與太極生兩儀者異此猶有可論者太極之中本
有陰陽其動者為陽靜者為陰生則俱生非可以先後
言也一元混淪而二氣分肇譬猶一木析之為二兩半
同形何先後之有易之辭簡故惟曰生兩儀圖之言詳
故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陰陽既
有兩端出言下筆必有先後其可同言而並書之乎况
下文繼之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則非先後矣而下文
又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乃先言陰而後言陽此周子

錯綜其文而陰陽無始之義亦可見矣當以上下文貫
穿觀之不可斷章取義也雖然動靜亦不可謂無先後
自一氣混沌其初始分須有動處乃其始也元會運世
歲日月時大小不同理則一也其氣之運行皆先陽而
後陰一歲之日春夏先而秋冬後春夏陽也一元之運
子先而午後子至巳陽也數以一為陽二為陰一固先
於二人以先生為陽死為陰生固先於死孰謂陽不先
於陰乎但未動之前亦只為靜此乃互根之體終不可
定以為陽先尔所謂太極之下生陰陽陰陽之下生五
行及乎男女成形萬物化生圖中各有次序則是太極
與天地五行相離則又不可也陰陽不可名天地前既

已言之矣太極陰陽五行下至於成男女而化生萬物此正推原生物之根柢乃發明天地之秘而反以為病何其異耶太極剖判此世俗相承之論非君子之言也太極無形何可剖判其所判者乃一元之氣閉物之後溟滓玄漠至開天之時則輕清者漸澄而為天則重濁者漸凝而為地乃可言判爾太極陰陽五行之生非果如母之生子而母子各具其形也太極生陰陽而太極即具陰陽之中陰陽生五行而太極陰陽又具五行之中安能相離也何不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言而觀之乎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二氣不待交感而各自生物又不可也此一節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

妙合而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作一貫說下安得謂不交感而自化生耶成男成女朱子謂此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氣聚成形遂以形化而無窮真精合而有成而成者則有陰陽之異其具陽之形者乾之道具陰之形者坤之道又合則又生至於無窮皆不出乎男女也今所問之言果有所疑耶或直以周子之言未當也如其果疑則以前說求之或得其梗槩直以言為未當則非敢預聞此不韙也待冰下問敢以為復

七政疑

唐堯命羲和居四方考天象惟舉分至四星中而知日

之所在又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而知月之所行與文
簡古存其大法推步之術未詳西漢天文志始曰日東
行星西轉而周髀家有日月實東行而牽西沒之說其
論天轉如磨者則非論日月右行者則是自是志天文
者轉相祖述以為定論言日月則五星從可知矣唐一
行鑄渾天儀注水激輪一晝夜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
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然
則二十八宿附天西循而為經七政錯行而為緯其說
為得之而文公傳詩亦猶是也蔡仲默傳堯典則曰天
體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一日一
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亦左旋日則一日繞地一周而

在天為不及一度月則尤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
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復有餘分而與日會合氣盈朔
虛而閏生典謨之傳已經文公是正而公蓋許之矣意
以為日者陽之精其健當次於天月陰精也其行當緩
月之行晝夜當過于日十二度有奇是陰速於陽不若
二曜與天皆西轉則于陰陽遲速為順合宜蓋亦祖橫
渠先生之意其說可謂正矣然愚以古說校之其可疑
者有七天體左旋七政右逆則七政皆附著天體遲速
雖順其性而西行則為天之所牽尔然有所倚著各得
循序若七政與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似泛然無統一
也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從東行則合朔後月先行既望

則月在日後及再合朔是月之從日為臣從君為順若
西行則日在月前至望後再合朔必日行後月是君從
臣為逆二也大而一歲陰陽升降小而一月日月合朔
此正天地生物之心而陰陽得於此會合而以造就萬
類者也以一歲之運陰盛乃生意收斂之時而品物流
形舉霄壤之間曷嘗有一息間斷哉其所以於盛陰閉
塞之時而生：猶不息者正以日月之合以繼助元氣
之閉偏也然凡進者陽道也生道也退者陰道也死道
也日月東行則月之進從日之進西行則月之退又符
於日之退三也日月雖皆進行此日月五躔無殊金水
在太陽前後卒歲一周天為最速次火次木惟土積重

厚之氣夫天體最深故比五星形最小行最遲而二十
八載一周天若七政皆西行則向謂遲者今反速向謂
速者今更遲是金水行最遲故一日即退一度而一歲
周天土行最速常及于天大約二十八日始不及天一
度而二十八歲然後周四也星雖陽精然亦日之餘也
以日之陽次于天且一日不及一度星之陽不及日遠
甚而木十餘日土二十餘日始不及天一度是木土之
精反過于日遠矣五也五星以退留遲疾伏伏疾遲留
退五段推步姑以歲星言之大約退九十三日而留二
十三日而遲疾伏共行二百六十餘日而復留而復退
是行常三倍于退而退四倍于留之日然行乃其常而

退乃其變也若西行則行為退。為行是五星進日甚少而退日何其多六也星家步星伏行最急疾行次急遲行為緩留則不行退則逆而西此皆以星附着天體而言者也若七政隨天西行則天自天星自星不可附着天體且附着則為東行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為最緩而不及天所謂留則不可言留乃行而與天同健一日皆能過于太陽一度至於所謂退乃更速過于天運矣七也由是言之則古法比蔡傳為密文公不可復作而吾師已素下世無所質疑姑識於此以俟知者而問焉

八華講義

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道積于厥躬人生無知無能必學而後有所得學者當順遜其志虛心以求專以是為務無時而不敏則所脩者即源而來矣蓋為學之效要甚速人病不求爾苟專力以求之則無時無處非益也其效之速既如是能篤信而深念于此攻之愈深則道之積于身者日盛矣遜志則有細密之功時敏則無間斷之患其來其積皆自此得之古來論學實始於此固萬世之成憲也然而所學果何事耶學為聖人而已聖人果可學而至耶聖人之性非與人殊不過盡人倫之至而已學者以聖人為之標準知其的日行以求其至明其道而不計其功至於聖賢

之分量成效之淺深皆自然而然已不得與也一有計較期必之心則非所以為學矣且天之生人也其倫有五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天下之達道舉天下之事錯綜萬變莫不畢在五倫之中天之賦人以形即命之以性其類亦有五曰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常道舉天下之理枝派萬殊莫不畢在五性之中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人倫物之大者也五常物之則也昔者聖人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使教者以是而教學者由是而學蓋人倫之外無餘事也五常之外無餘理也

父子之所以親為人心本有此仁君臣之所以合為人心本有此義心本具乎禮長幼所以有序心本具乎智夫婦所以有別朋友之所以友交非心本有此信乎五常之理元具於吾心而無少虧人倫之事日接于吾身而不能捨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此學之所以當遜志而務時敏也五常之道配乎人倫雖各有所主然而未嘗不互相為用父子主於仁而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是仁之仁父母有過諫而不逆是仁之義應唯敬對周旋慎齊是仁之禮先意承志樂心不違是仁之智生敬死哀事親有終是仁之信此子事父之大畧也君臣主於義而以君成禮弗納于淫為義之仁道合則從不

可則去為義之義責難於君陳善閉邪為義之禮達不
離道澤加於民為義之智托孤寄命節不可奪為義之
信此臣事君之大畧也由是而推之保身以盡夫孝致
身以盡夫忠細微委曲莫非五常之用也又反而推之
父慈其子君使其臣亦莫非五常之用也又廣而推之
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五常不可勝用矣鈞
是人也鈞賦是性也聖人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衆人則
迷而漸遠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明善而復其初然而
天下之理豈易窮天下之事豈易周非盡博學審問慎
思明辨之功不可也自中古君師之職分則敬敷五教
之任不出于司徒而切磋琢磨之責全在于朋友或扶

持開導獎勸誘掖於人欲未萌之先或攻擊淬礪於不
睹不聞之際意之初動則使謹慎於己所獨知之時是
以講貫乎仁之理明則父子得其正義之理明則君臣
得其正禮智之理明則夫婦長幼無不得其正矣是故
朋友之名雖居五倫之後而于學問之事實先朋友之職
較之四倫若輕而於學問之功實重學者欲極夫四倫
之理實盡朋友之道欲盡朋友之道在明夫信而已矣
天之道一於誠其流行則為元亨利貞之德人之性一
於信其昭著則為仁義禮智之綱故曰誠者天道思誠
者人道信者誠之異名能盡人之信則可契於天之誠
矣朋友講習非信無以成德也其少而失學長而寡聞

闡茸迂踈鹵莽滅裂雖嘗立於碩師之門歷時淺而用工微環顧中其未少有得諸君過聽強要而來欲以輔仁內實懷愧諸君天資卓犖問學有素年若道似畧無相踰未知所以奉益也然愚平昔誦聖人誨子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之語深所服膺每欲以信自守講問辨析有分寸之知敢不傾竭為諸君言苟所不知不敢穿鑿為諸君誑諸君其亦篤於信以求信天性敦於朋友以求盡人倫交勸互發非彼得即此得焉庶不孤此會也

題節婦朱氏詩卷

余讀禮至昏禮萬世之始壹與之齊終身不改其禮嚴

其辭峻是知夫婦者天地之義陰陽相須容有貳乎故夫死不嫁此婦人守身之大法與及讀儀禮傳乃有夫死妻禫子幼而適人之論是蓋不得已而然又知聖人制禮為中人立法賢者固不必俛而從也婦人之職奉祭祀事舅姑主中饋相其夫君者非一端而委身之後守死善道則其大節也世之知義者固能行之蓋亦鮮矣古汴朱氏四十而娶家徒四壁獨撫幼女冰蘖自守紡績織紵以供衣食奉公賦養其姑甘旨不廢生事死葬皆能以禮辛勤且二十年此其生質貞介與禮義合可謂加於人一等矣蕭君仲堅叙列事實名公鉅儒皆為詩辭以贊其美將上之朝以求表厥宅里宜哉雖然

朱氏盡婦道而已未必求知於人也古者婦人之令不出閨門使朱氏復知此義寧不反有愠乎若夫國家彰善之道自宜採撫書之國史千載之下聞之而有興起者奚但旌顯一時而已哉然則又非朱氏之榮乃國家之光也

詞

次韻潘明之祝英臺

秋思

上簾鉤開硯匣詩興在風柳磊砢曾懷臨鏡謾搔首看他丹、來鴻匆、歸燕時不再且須傾酒
釣鰲手無柰萬里烟波空舟竟何有未卜行藏心事幾凭牖最宜野月穿窓山雲擁戶箇中樂有人知否

蝶戀花

正月十一日

楊柳池臺春信早簾捲東風猶帶餘寒峭暖透博山紅霧繞洞簫扶起歌聲杳初試花冠金鳳小鬢亂釵橫長怯傍人笑銀燭未殘樽未倒鷄聲漏水頻催曉

附錄

學箴

東平王生麟自蕪城來求受業於余適余病劇昏
瞶莫能相告呂道留連僅一載蓋垂橐而歸於別
也復求一言因書近作學箴以遺之

聖人在位言行皆道素王無民已任於教天高淵深學
貴知要繫人一心酬酢之機理備萬物欲流易危先民
有作唯此之治精義入神匪思不得執辭泛求幾逐於
物審是之宜惟學之則操之有道有夢斯覺闇然日章
如追如琢舍心弗全非聖之學

至順二年九月十又七日金華許謙益之父書

元史取學術足以輔教傳後者著儒學傳而金華
許謙居其一焉謙字益之世稱白雲先生受學於
同郡金履祥履祥學於何基基學於黃幹幹則朱
子入室弟子也傳授之正厥有源委故當時登門
者以為榮幸東平王君麟踰齊魯涉江淮遠來從
先生遊及暮謁告歸省先生惧其荒而業也手書
所著學箴以勉之而大要以存心為本吁先生之
教人者如此史之所稱信不誣矣既而王君以鄉
貢進士典教昌平其所以淑諸人者又豈出乎先
生規矩之外哉惜余不及見之嗣子延齡與余同
官翰林出此卷求題輒疏其授受所自識諸左方

以致景仰之私云耳永樂辛卯三月望日右春坊
大學士兼翰林侍讀永嘉黃淮書

右學箴一篇金華許謙先生書以遺其徒東平王麟
辭優理至誠有以得乎為學之要今麟之子延齡
為翰林檢討用表章之間以示予讀之三復起敬
有以見先生教人以道而麟必能造其間與惜乎
未有以考見其成也且予聞麟之事先先生克盡其
道居維揚時聞先生歿悲不自勝即為發喪後凡
遇生辰忌日必設祭去酒肉不食先生所著有尚
書表註大學疏義二書麟又為刻板以傳於此可
以見先生之德漸漬於人心者深而麟之所以報

先生者亦極其至也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麟
蓋有焉近世斯道不明教者不以正而學者無其
誠有朝立館下而夕相訾訾雖韓昌黎猶不能無
憾於籍湜輩矧其他乎求如麟之所為邈乎遠絕
麟可謂有道乎哉先生之教於是乎在矣不揣僭
踰用敢書此于後以警夫世之為師弟子者先生
字益之號白雲道士元史有傳麟字
領元鄉
薦仕為昌平教諭以終然所用未究其所學吁惜
哉因書此於卷末以歸延齡宜寶之勿失也永樂
辛卯夏五月端陽日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
廬陵胡廣拜手謹書

昔聞翰林檢討王延齡先生云其先君從許益之
先生學得考亭之正傳先生嘗手書學箴一幅以
遺之延齡珍藏於家將終授其甥李公方曙持以
示予字畫遒勁沉寔非表裏一於敬者不能作見
之不覺正立拱手其辭則以一心為酬酢萬變之
主然不能無欲以問之在治而去之也學貴知要
知要則能守約故其傳萬世無弊也學者宜服膺
於是焉後學東吳張洪拜書

理學之在天地間猶布帛菽粟之切於民生日用
不可以一日舍也舍之則民凍且餒矣雖有夜光
之珎連城之璧奚以為故自三代以還歷漢唐而

宋濂洛諸君子始接洙泗之傳而大集於考亭及
考亭門人勉齋傳之而得北山河文定公魯齋王
文憲公二公相師友而又得白雲許文懿公傳之
然皆發人也親相授受不失其傳考亭之學至是
蓋益明矣予嘗見公白雲集一帙讀之恨未全也
茲於方伯江浦張公所又得一帙讀之末則附錄
示門人王君麟學箴一篇係以永樂間諸翰林題
跋公亦欲予言之蓋益嘆夫文懿之言皆諄：懇
到不背師說真有功於理學也公其出而全之豈
不深有便於後學欲尋文懿之緒餘者哉天順六
年壬午夏六月既望翰林侍讀學士直 文華殿

後學雲間錢溥謹跋

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易經

